尚書詳解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尚書詳解

(一)

陳經撰

本館據聚珍版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尚書詳解目錄

卷一
虞書堯典
卷二
虞書舜典
卷三
虞書大禹謨
卷四
虞書皐陶謨、
卷五
虞書益稷
卷六
夏書禹貢
卷七

夏書甘誓
卷八
夏書五子之歌
卷九
夏書胤征
卷十
商書湯誓
卷十一
商書仲虺之誥
卷十二
商書湯誥
卷十三
商書伊訓
卷十四
商書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卷十五
商書咸有一德
卷十六
商書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卷十七
商書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卷十八
商書高宗肜日
卷十九
商書西伯戡黎
卷二十
商書微子
卷二十一
周書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卷二十二

周書牧誓
卷二十三
周書武成
卷二十四
周書洪範
卷二十五
周書旅獒
卷二十六
周書金縢
卷二十七
周書大誥
卷二十八
周書微子之命
卷二十九
周書康誥

卷三十
周書酒誥
卷三十一
周書梓材
卷三十二
周書召誥
卷三十三
周書洛誥
卷三十四
周書多士
卷三十五
周書無逸
卷三十六
周書君奭
卷三十七

周書蔡仲之命
卷三十八
周書多方
卷三十九
周書立政
卷四十
周書周官
卷四十一
周書君陳
卷四十二
周書顧命
卷四十三
周書康王之誥
卷四十四
周書畢命

卷四十五
周書君牙
卷四十六
周書冏命
卷四十七
周書呂刑
卷四十八
周書文侯之命
卷四十九
周書費誓
卷五十
秦誓

臣等謹案尚書詳解五十卷宋陳經撰經字顯之一云字正甫安福人慶元中進士官至奉議郎、梌州泊幹所著有詩講義存齋語錄諸書已佚不傳是編載于宋史藝文志者五十卷今抄帙尚存檢勘卷目並同無所缺失蓋亦流傳僅完之本也經生於寧宗之世正蔡氏傳初出之時而此書多取

古疏間參以新意與蔡傳頗有同異中間每采後世之事以證古經雖本程氏說易之例然如解說築傅巖條引伊川訪董五經事似爲非體又論舜放四凶云欲安其居止俾無所憂愁則于聖人懲惡之義亦有未協前有自序云今日語諸友以讀此書之法當以古人之心求古人之書吾心與是書相契而無間然後知典謨訓誥誓命皆吾胸中之所有亦吾日用之所能行云云尤近乎陸九淵六經注我之說殆傳金谿之學派者然其句梳字比議論正大疏證詳明往往發先儒所未發之旨可與林之奇夏僎諸家相爲羽翼于經義固殊有補焉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　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左中允臣季學錦

尚書詳解發題

帝王之書、帝王之行事也.帝王之行事、帝王之心也.帝王以是心見諸行事.而載之典謨訓誥誓命.天下後世皆能知之.至于皓首窮年.研精極思.卒不能得其要領者.往往得裏遺表.見其異、不見其同.典謨訓誥誓命之所載者.是直典謨訓誥而已.于己奚有哉.昔者嘗觀授受之祕.危微精一.十言.辭旨簡足以該之.至易曉也.乃若立綱陳紀.綏民靖國.死生患難之變.下而至于軍旅行陣.器械弓矢之微.纖悉備具.何如是之不憚煩也耶.與賢臣子各因其時.天尊地卑.貴賤位矣.革命之際.湯武行之.當時不疑.後世稱聖.於變之民.不煩告戒.九官分職.初無費辭.多士、多方.乃諄復而不已.君陳、畢命.亦幾數百言.安在其爲同條共貫也.苗民之頑.若非干羽之所能格.太甲不明.若非三篇書之所能變移.天雨反風.亦豈啓金縢者之所能感動哉.然此舉彼應.捷若影響.泛觀帝王之行事.幾于散漫無所統紀者.然旁通曲暢.無不各得其宜.各止其所.此豈無自而然哉.道行于天地之間.散在萬物.萃于人心.廣大悉備.悠久無疆.卓然常存而未始斯須亡也.精粗一理.古今一時.物我一機.天人一致.得其所謂一.則應變酬酢.開物成務.亦無往而非一之所寓也.故凡用心之狹隘者.欲以觀此書.而此書卒非狹隘也.用心于寂滅者.欲以觀此書.而此書卒非寂滅也.是雖諸儒之訓釋.盡天下能言之士.蓋有彰之愈晦.而卽之愈遠矣.今日語諸友以讀此書之法.當以古人之心.求古人之書.吾心與是書相契而無間.然後知典謨訓誥誓命.皆吾胸中之所有.亦

吾日用之所能行。則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雖千百載之遠。猶旦暮遇之也。諸友其無忽。

尚書詳解卷一

宋陳經撰

虞書

堯典

夫子讚易自伏羲而下定書自唐虞而下莫不各有其意然則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帝、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則二帝而上蓋有書矣夫子斷自唐虞者蓋二帝而上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其事則樸略而未備暨乎堯舜繼作人道始備可以爲百王之冠後世之所取法故書首二典觀論語堯曰篇稱堯曰咨爾舜而下是皆夫子斟酌帝王之道可以通行于天下後世者也知堯曰篇之所載則知夫子所以定書之本旨矣孔氏曰五典言常道也堯舜之事自後世觀之企慕而不可及殊不知此特聖人之所常行初非駭俗絕世甚高難行者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堯舜于其常行之外豈復有所增益哉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此夫子之所作也書序序所以作書之意故引之各冠其篇首聰明文思形容堯之德不可作四事論

言乎堯之中虛無物以容之謂之聰言乎堯之心外物不足以蔽之謂之明堯之聰明如此不獨得之于中其文又見于其外所謂美在其中暢于四肢發于四體睟然見面盎背謂之文有是文而智慮之未深泛應之不能皆當容或有之必如夫子之行止久速無可無不可然後可以言堯之思堯之聰明以一言形容之有未盡故又曰文又曰思所以形容其一德而非四也猶齊聖廣淵溫良恭儉讓是也既有此德自然有此光光者是德之不可掩也天下雖大不逃乎堯光輝之中愚不肖有是心昏而蔽之尙不足以安其身何以安人賢者有是心不昏不蔽猶未至于廣大足以安身或足以安人未足以安天下聖人有此心不失其全天地萬物盡在吾德之中聖人不擾不作則天下固已安矣或曰堯有堯之性萬物有萬物之性堯有何預于天下曰性一也人各得之如日月之明散在萬物萬物各得其明此明而不偏其爲明無二也故堯全是性天下無不應者其機同也天下各具此性無以感之則亦彫喪迷亂如行德而仁壽行暴而鄙夭是也將遜于位讓于虞舜聖人胸中所過者化有天下而己不與焉天與賢則與賢堯豈以位爲樂哉堯豈以天下而私諸其子哉吾觀堯自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在位七十載其國家有大政事非一端而足而作史者特以一篇盡其平生之所爲而夫子序書又以四句而該盡一篇之義嗚呼辭約而義盡也如此哉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上曰字是史臣之辭下曰字是言堯之事若順也稽攷也順攷古道而行者帝堯也自堯以前皆謂之

古。堯之稽古。豈拘拘于陳迹。事事而求合之哉。順其理之所當然。不出于一人之私意者。皆古也。勳、功也。放、猶依也。天下有是事。則有是功。堯非作意爲之。如邀功喜事者之爲。特依其理之所自然而已。欽明文思。卽聰明文思也。去聰而言欽。蓋明足以兼聽。聰明非欽無以立德。君子敬以直內。荒怠之心乘之。雖有聰明聖智。不可得而固矣。安安、安之至也。如存存之謂。有毫髮爲心焉。則不得其安。有毫髮不爲心焉。則不得其安。堯之性本然而未嘗動焉。故謂之安安。恭者、不侮之稱。讓者、不爭之稱。孟子以堯舜之道。在于徐行後長。卽此可見。允恭克讓者。恭讓之至。以堯舜之大。孟子稱之。只在徐行後長之間。作書者稱其允恭克讓。以此見謙沖退託。降心遜志。誠入德之門。禹不矜不伐。此心也。太王王季之抑畏。此心也。夫子之則吾豈敢。此心也。學者誠能于心平氣定之時。無矜己以勝人。無忿爭以陵人。優游和緩。慈祥愷悌。只此時心。豈非堯舜者乎。史官稱堯之德。旣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又曰允恭。又曰克讓。誠以堯德之大。一辭不足以盡之。故極其形容而後已。惟堯有如此之德。則東西南北。上際于天。下極于地。無非此德之所寓。謂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豈不信然。堯非有心于被四表。而不能不被也。非有心于格上下。而不能不格也。光之所被四表上下。天地萬物。皆莫能外。合內外一表裏。作書者其善稱堯之德也哉。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自明俊德而下。爲治之序。如大學所言是也。大學之道。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此不

言修身而言明俊德者蓋能識俊德之人此身之所以修也必先自知而後知人未有知人而不自知者也俊德之人爲難知也而堯能知之則自身而家親九族而九族睦矣自家而國平章百姓而百姓昭明矣自國而天下協和萬邦而黎民於變時雍矣百姓百官也隨才而授之以職所以平之因其功而授之以祿所以章之百姓樂于著見其才則昭明也萬邦本自有和吾從而協和之則萬邦可便爲一邦萬人可使爲一人翕然從上無有異志則於變時雍也聖人功用之速一親九族九族隨而輯睦一平章百姓百姓隨而昭明一協和萬邦而黎民於變時雍絞之斯來動之斯和叩之而鳴觸之而應捷于影響豈可不知其所自來哉克明俊德者其所本也中庸論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先尊賢而後親親論語載事父母事君亦必先之以賢賢易色蓋知賢之可尊則能致治能致治則無施而不可矣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此堯之命官也聖人之治先化而後政先道揆而後法守故命羲和繼于黎民於變時雍之後羲和即重黎世掌天地四時如下文之分命申命是也欽敬也若順也日有甲乙月有大小星有二十八宿辰有十二次日月之往來星辰之躔度不能無贏縮必作曆以步其數象以占其象曆如置閏象如璿璣玉衡天時既定人事自正故曰敬授人時如析因夷隩是也雖然占步之法在于羲和而所以行占步之法不在羲和而在帝堯之敬心也羲和之職特有司事耳非有帝堯終始一敬心則占步之法徒爲虛文惟其敬心與天無間欽若于未有曆象之前而敬授于已有曆象之後精神運于象數之所不及

誠意孚于告令之所不盡則堯之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皆此一敬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郊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人與天地萬物同此一氣天地未定位一氣混然及此氣既分輕清者上浮重濁者下凝浮者爲天凝者爲地天地之氣交感而生萬物而人最靈皆此一氣也星辰得之而有次舍躔度日月得之而有四時長短得之而有析因夷隩物得之而有作訛成易鳥獸得之而有胎卵生化自有天地以來至于今日不曾少息亦不曾少差易曰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惟知道爲能默識大要則以人爲主蓋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五行之秀是故三才之氣相爲感通人道亂人事乖則其乖戾之氣亦足以感觸天地三才之氣交亂而災害日至陽愆陰伏凶荒荐臻民益困窮故聖人正天時所以治人事卽人事所以相天時二者常相因此堯之所以命羲和一篇尤詳既總命之又分命申命之其意不出乎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二句而已羲和所掌雖曰天地四時以堯典攷之實主乎農事如寅賓、寅餞、東作、西成、析因夷隩等皆農事也四民之中惟農爲重七月陳王業之詩所以言一之日二之日七月流火春日載陽皆所以爲民事之候與此意同上古事簡一官而兼職者衆據孔氏傳下文四岳

以爲羲和四子。是羲和四人者。上治天時。下治農事。外掌方岳。蓋四時位在四方。平秩四時之人。因掌方岳之事。先儒以堯于卿官之外。別命羲和掌天地。案左傳稱少皞氏以鳥名官。五鳩氏、卽周之卿官也。五鳩之外。別有鳳鳥氏。歷正也。班在五鳩之上。是上代以來。皆重曆數。故知堯于卿官外。別命羲和。似尊于諸卿。後世稍益卑賤。周禮太史掌正歲年。馮相保章。卽羲和職也。左傳云。日官居卿以底日。猶知尊其所掌。自漢以後。文史星曆。近乎卜祝。遂指爲藝術之流。而古人之意淺薄矣。蓋緣後人以天人分爲二事。不知堯所以命官。天人只作一事也。四人者雖分掌四時。其實只一事。互相通。嵎夷、東方之地。青州嵎夷既略是也。居其官。不居其地。故曰宅。據日所出。謂之暘谷。卽嵎夷也。日由空道。似行自谷。故以谷言。非眞有是谷也。寅賓出日。寅、敬也。賓、迎也。陽氣發生萬物。人當順其生長。致力耕耘。寅賓非眞謂迎日也。以日出而作之事。羲仲之所不敢忽。平秩東作。使民勤于耕稼。不倦于始。是乃所以賓之也。平、謂均其勞逸。秩、謂序其先後。日中星鳥。春分之昏晝夜等也。星鳥見于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南方之七宿也。其形象鳥。故謂之星鳥。以此可以殷仲春之氣。四時各三月。舉仲以該季孟。蓋取中氣之得其正也。民于此時分析在田。謂老弱居室。丁壯就功。鳥獸于此時乳化。曰孳交接曰尾。命官本爲民事而及于禽獸者。仁民愛物之意。聖人以天地人物爲一體者也。申命羲叔宅南交。羲叔所掌者。夏時之事。故宅南交。南方交阯之地也。平秩南訛。訛、化也。自苗而實。則已化矣。故化育之事。羲叔平秩之。一歲之事。莫大于夏。當其實也。防其水旱。去其稂莠。自此以往。則成熟矣。必當致其敬以盡其力。所以與

三時獨不同日永星火于是晝長夜短大火之星見于南方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之七宿也其次爲大火故曰星火以此可以爲正仲夏之氣民于此時老弱亦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事鳥獸于此時毛羽希少改易革故分命和仲陰陽之事各有所分故和仲掌秋而分命之宅西曰昧谷徐廣曰西今天水縣昧谷亦猶春之暘谷以日入而昧故曰昧谷寅餞納日敬而送之也陰氣成熟萬物人常順其成熟勤于收藏寅餞非眞有以送日也以日入而息之事和仲之所不敢忽平秩西成使民謹其收斂不廢于其終是乃所以寅餞之也宵中星虛者秋分之夕亦晝夜等虛星見于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之七宿也其舍爲虛故曰星虛不言日中而言宵中蓋春陽也以日言秋陰也以宵言冬亦陰也何以不言宵蓋冬者陰之極爲其嫌于無陽也陰極則陽將生矣故以日言仲秋之氣可以正矣民于此時也已見將收成不復耕耘之勤則其心和平而樂易鳥獸毛毨得秋氣而毛羽更生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朔方即北方也幽都即幽州之地也不言北而言朔北則無意義朔則有盡而復生之義如月吉謂之朔也平在朔易春夏秋則農事未艾故平秩之冬則無事特察之而已謂察所已藏之物以待來歲改易之事謹約蓋藏循行積聚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是也日短星昴冬至之日晝短夜長昴星見于南方奎婁胃昴畢觜參西方之七宿也其舍爲昴故曰星昴以此可正仲冬之氣厥民隩者隩室內之名入室處以避風寒鳥獸皆生細毛以自溫焉觀聖人所以裁成輔相之道亦至矣豈特曆象而已既曰欽若敬授又曰寅賓寅餞敬致蓋敬心無時而不存所以上而星辰下而民事

徵而鳥獸莫不各得其宜。苟于此焉心失其正。則陰陽紊于上。民事紊于下。鳥獸之徵。安得以遂其生哉。雖然。二十八宿皆星也。于此獨舉中星。何哉。月令每月昏旦。惟舉一星之中。蓋君子治曆明時。亦惟取其中正而不差爾。四時舉仲月而星舉中星。意可見矣。天子以南面聽天下。故中星各以南方視之。然四方中星。卽二十八宿也。或言象。或言次。或言舍者。蓋古之作史者。其辭簡嚴。欲備衆義。不能偏舉。故言鳥以該龍與虎。龜言大火以該析木。至于星紀。言虛言昴以該角亢。至于翼軫。各以互見云爾。看此一段。雖是羲和職掌。如此之詳。又當知人主本無職事。乃命分命申命。此人君之職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前此既分之矣。今又合而告之。前此是曆象之大概。此又言作曆之本。期者。周一歲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遲。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尙餘五度四分度之一。月行速。一月一周天。而與日相會。聖人以其奇數而置閏。故一歲尅六日。併五度四分度之一。是爲一年。贏十一日有奇也。三年而一閏。五年而再閏。四時所以定歲功。所以成也。百官與事而造業者。信四時而治事。故曰允釐百工。既允釐。則庶績自廣而明矣。曰百工。曰庶績。則不僅析因夷隩之見于民事而已。振旅于春。茇舍于夏。時之屬乎兵者也。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時之屬乎祭者也。以至藏冰頒冰。出火納火之類。莫不各因其時。以成其功。苟爲不然。則三年而差一月。九年而差三月。十有七年而差六月。四時相反矣。時何由而定。歲何由而成。功若何而熙哉。左氏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于是乎在。春秋自文

公閏月不告朔之後。失閏者屢矣。辰在申而司曆以爲建戌。又安知聖人治曆明時之意。以人奉天。故閏置而歲以之成。因天治人。故時正而功以之立。天人相因。未始間隔。如是之至哉。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譸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看堯典一篇。須見得堯所以盡君道。看舜典一篇。須見得舜所以盡臣道。蓋君道在于無爲。乾知大始也。臣道在于有爲。坤作成物也。今觀堯典。堯無他事。惟用人知人而已。故明俊德。與乃命、分命、申命。若時登庸。若予采。有俾乂。皆是堯之所以用人知人。以此見人主無職事。惟在于用人知人而已。雖然。人豈易知。孔子曰。患不知人也。孟子曰。我知言。學不至于聖賢。則不足以自知。何以知人哉。漢唐以來。人主所謂知人善任使者。其間雖獲人才之用。要之不出于聰明之坐照。則亦億則屢中而已。是故得失相半。賢否相半。求其能如堯之知人者。蓋寡。疇、誰也。咨、嗟也。若、順也。誰可以順是登庸之事。登庸、謂進而大用也。放齊以嗣子名朱者對。謂其開啓明達。足以當其任。帝以譸訟可乎。言其口不道忠信。心險而健。不可用也。帝復問其誰可任我事者。予采比之登庸。則登庸爲大。然堯之所以用。皆欲得其所以順之之人。則凡不順者、皆堯之所不與也。驩兜先嘆美之而後言其人。謂共工方且鳩聚僝見其功。其人可用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以

共工爲人言行不相顧故靜則能言而用與言違詐而無誠實故貌象似恭而心實傲很自大如水之滔天然其人如此豈足以當予采之任哉四岳者大臣掌方岳諸侯如後世周召分陝之類堯意欲以治水之事責成于四岳與前之疇咨不同湯湯言水之流也蕩蕩言水之大也浩浩言其不已也皆所以明洪水之爲害如此自人情觀之水害方熾民不得其所堯若不可一朝居今觀書所載堯以咨四岳有能俾乂其辭緩而不迫從容而不懼以見堯時所以備先具者有素不至重困民又見堯擇人以任其事不至于倉皇無策僉曰鯀哉衆人同辭而對嘆其鯀之才可以治水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謂鯀之爲人不能循理咈戾而且逆天命毀敗善類蓋治水必得夫順水之性者能之其人既咈戾如此安可用哉宜其湮洪水汨五行也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异已也言餘人盡推鯀可用試之無成功而後可已也放齊舉朱驩兜舉共工不聞有試可乃已之言以見鯀之才衆人所推當禹之未興在廷之臣可以平水土者未有出于鯀之右者故四岳力言之堯亦不能違衆而自用故以往欽爲戒謂如鯀之才自今以往能致欽則可以庶幾蓋鯀之所短正在于不能敬爾九載績用弗成作史者記其首末以見堯之初心知人爲不妄九載之間鯀豈無功但不成爾然則鯀之無成功一二年間亦自可見何必遲之九載坐視斯民之受害哉曰三考黜陟唐虞之法也待人以寬使得展盡四體故以九載而黜陟法自堯立之亦自堯行之安可必其不能成功而遂先自亂法哉余攷此三段見知人爲人主之盛德而堯之所以觀人者大率觀其心術不觀其才若朱之啓明共工之僝功鯀之試可乃已若論其才豈

無所長心術之不正才適足以爲惡之資後世因蔽于才之可喜遂以用之至于敗人之國家者多矣此堯之知人所以不可及而放齊四岳之所見所以不及堯歟放齊四岳驩兜均爲舉不當其人而驩兜獨以比周而在四凶之列何也放齊四岳特所見之未至爾驩兜將言共工之功而先稱都以美之張大其辭則足以見黨惡相濟之罪故也朱與驩兜共鯀既不可用堯曷爲不能去之猶使小人得以側迹朝列何也蓋人主用人兼收並蓄隨才而器使之數臣特不可以居上位仰副帝堯所以責任之意爾如彼之才布在百執事之列豈無足觀又況堯以聖明在上灼見幽隱彼雖有奸心邪謀將安所施彼之奸心邪謀既無所施堯于此時遽從而擯斥之是堯以無罪而黜士者是堯之逆詐億不信也豈堯也哉雖然放齊舉朱堯知其不可驩兜舉共工堯知其不可四岳舉鯀堯又知其不可夫其不可用堯既一一知之則當時之可用者堯未嘗不知也堯既知之何爲不自舉其人以任登庸之責予采之責治水之責而必詢之衆人詢之四岳堯豈知之而故爲如是耶蓋堯雖至聖不敢以聖自居而忽略他人之所長也堯之意謂吾雖所見如此他人之所見亦豈無出己之上者嗚呼此其所以爲堯之稽于衆舍己從人也歟吾既不忽略衆人之所見待稠人廣衆之中以公議舉之吾則攷其當否以公心進退之是其始也詢之于衆求之于衆薦舉在人而堯不失于徇己其終也用之在我舍之在我裁之以己而堯不失于徇人此堯之所以爲善知人用人也堯典篇記事甚簡而載知人事至于特書屢書不一書其亦以是爲後人之法歟堯朝多君子此則記其小人堯之治多美瑞而此記其洪水之災

呂東萊以謂堯之盡變如此其說爲長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此一段堯老舜攝之事易所謂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也堯既知有舜復欲先遜四岳何也以天下而與人古無是理四岳朝之大臣總攝百僚而居其上觀其否德忝帝位之言度德量力如此則四岳之賢亦非庸流堯于遜其位必先四岳如其四岳不敢當且推遜于舜而後堯始及舜其次序自當如此以是知堯之授舜也出于衆人之情以人情而卜天意向背堯何常容一毫私心孟子識此意則曰天與賢則與賢設若堯于此時已知舜之聖舍四岳而遽授之舜不詢之大臣不攷之公論不由其次序是私意也是乃啓後世人主之私心不得與人燕者私以與之人其爲害豈不多哉庸者用也巽者順也汝四岳既能用吾之命必能順吾之位曰巽朕位則凡居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者無一而不順理也岳自知其否德辱帝之位以言其德之不足也曰明明揚側陋堯于是命四岳明其貴顯揚其側陋之微者謂不擇貴賤師錫帝衆人同辭而與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舜時年三十未娶故曰鰥帝曰予聞如何予聞者堯已知其人久矣如何者未知其果如何也當此之時朝廷清明上下無壅士修于草野之中而名已達于朝廷之上又見得堯未嘗不留意于人才雖側微之賢猶自知之如漢尙有遺

意焉。武帝先識兒寬。宣帝知東海蕭生。皆此意也。堯既聞其名。又問其如何者。將以攷其實。不專于傳聞之可信也。岳于是舉其人所難能者以對曰。瞽瞍之子。以父則頑。以母則嚚。以弟象則傲。蓋慈愛之父母。友順之兄弟。人之所易處也。頑嚚父母。很傲之弟。日以殺舜爲事。豈易處哉。今也能和以孝。孝敬之心動于中。貧菲歸己。夔夔齋慄。至誠不已。如此。雖頑嚚很傲之親。亦能烝烝乂。不格姦。烝進也。進進于治。不至于姦惡。孟子所謂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是也。帝曰。我其試哉。觀此一句。可見古人用人如此其不輕。如此其不驟。四岳舉鯀。堯已知其方命。必曰試可乃已。四岳舉舜。堯已知其可用。又曰我其試哉。後世有以一言悟意。遂至宰相。用人如此其輕易。何足以得人才。堯之試舜者。欲妻之二女。以觀其齊家也。舜處人倫之變。未有妻子。猶可言也。妻子具而孝或衰于親者有之。貴驕之女。或以陵人者有之。今也二女之在嬀汭。能自治而不易其節。能降下而不恃其勢。嬪婦也。執婦道于虞氏之族。嗚呼。此豈常人所能爲哉。帝曰欽哉。謂舜雖已盡其道。欽敬之道。尤不可忘。蓋斯須有怠忽之心焉。則不足爲聖人矣。觀此一段。雖見堯所以授舜。有次第履歷。不輕以天下與人。又見得四岳所以稱舜。與堯所以試舜。不在其他。而在齊家之一節。蓋一家者。一國與天下之則也。易卦家人。詩之二南。無非正家之道。自此而推之。治國平天下者。特餘事耳。然則君子欲齊其家者。豈家自能齊哉。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身之不修而能齊家者。妄人也。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瀆人倫者多矣。三綱既不正。雖一時之治。若可喜。而不足以傳遠。所以或再傳而遂

亂。或中衰而卒不振。治少亂多。學者可不推原其故哉。

尚書詳解卷二

虞書

舜典

觀舜典一篇自徽五典而下至巡狩攷制度分州濬川等事記之如此其詳與堯典異者蓋堯老舜攝位堯所已行者舜申之堯之所欲行而未行者舜推廣之臣道也子道也故曰舜典一篇當知舜所以盡臣道者此也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聰明者君德之大仲虺曰惟天生聰明時乂傅說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武王曰亶聰明故序書者稱舜之德惟曰聰明側微草野之中而聰明之德上達于堯堯自信之矣而天下未之信堯自知之矣而天下未之知以天下與人望實未孚而使人猶未之知未之信則不惟人情有所不安雖舜亦不敢安故將使嗣位則必歷試諸難曰歷試曰諸難則其所以試之者非一事也舉諸難則足以該一篇之義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見明兩作離聖人繼出不謀而合不約而同堯謂之勳舜謂之華聖

人表裏如一。勳華。卽其可見而言之也。濬、深也。哲、智也。文、華也。明、達也。溫、和也。恭、敬也。允、信也。塞、實也。自內而形之外。則濬哲之發。固所以爲文明。由外而本乎內。則溫恭之實。乃所以爲允塞。其實一德也。而異名之。與堯之欽明文思、允恭克讓者。初無以異。特稱之之辭自不同。玄、幽潛也。幽潛之德。升聞于堯。乃命之以官位。此二五大人交相見之時也。有堯之欽明文思。自然光被四表。有舜之濬哲文明。自然升聞于堯。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此以下皆歷舉舜之事。常人之情。得其一。未得其二。知于此。不知于彼。以舜之聖。無所不能。蓋其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之德。其功用如此。愼、敬也。徽、美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人所常行。謂之五典。舜能敬五典之美。而五倫無不順從。左氏謂無違教也。百揆者、揆度百官之事。堯時宰相之職。納于百揆。則百揆之事。井井有條。而不紊。左氏謂無廢事也。賓、迎也。四門者、四方諸侯來朝。而舜賓迎之。莫不穆穆而和。左氏謂無凶人也。感化之速。與帝堯之九族既睦、百姓昭明同。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納于大麓。案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而弗迷。觀此。則知事出非常。變起意外。蓋猝然臨之而不驚不震者也。險夷一節。自非誠之至者。其孰能然。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堯呼舜而來。謂詢汝以事。考汝之言。既能致其功矣。帝堯雖號知人。亦不以空言取士。既詢事以考言。

又因言以責其功。則舜之所以言于堯者。皆其胸中之規畫素定。終身所行。無一不合者。韓信北取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范文正公上宰相書。皆以一言決定他日之所爲。而況舜大聖人。而言有不合于所行者乎。三載汝陟帝位。唐虞考績。例以三考九載。而此之三載者。蓋九載、常法也。以舜之歷試諸難。隨試隨效。天與人歸。有不可已。豈常法之所能拘哉。舜讓于德弗嗣。非備禮而爲此謙讓。誠以神器之重。而不敢以輕易而居。而舜之度德。亦不敢自以爲足也。德冠一世。而不自以爲能。舜之讓于德者。豈非誠之不已者乎。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堯既不聽舜之遜。舜亦不可得而辭矣。正月上日。猶曰朔日也。受終于文祖。乃堯受終也。終始之義甚重。使帝堯在位。政事有闕。民物失所。有絲毫之愧心。則不足爲善始善終。今也由卽位而至于今日。無一不盡其善。帝堯之責塞矣。文祖者、堯之祖廟。有文德。故謂之文祖。堯于此而受終。則舜于此而受始可知。曰受者、如有所受。然非己之所得專也。璿璣玉衡、正天文之器。如後世之渾儀。璣可以運轉。衡如籥管之狀。璿玉者、天象尊嚴。以珠玉爲飾。七政、日月五星。在天之政也。在、察也。璿璣玉衡、觀七政之運。循其常度。無有差錯。此所謂齊也。人君爲天地星辰之主。君有闕政。則日月薄蝕。星辰變動。安得而齊。其意與堯典欽若曆象同。肆類于上帝。肆、遂也。類者、祀昊天上帝。併與五帝而祀之。其牲其器。各依其

方之色故曰類禋于六宗者精意以享也六宗三昭三穆天子七廟祀上帝時其祖已配天矣故只言六宗先儒之說不一歐陽及大小夏侯云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則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孔光劉歆則云乾坤六子孔安國則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賈逵則云日月星河海岱馬融則云天地春夏秋冬鄭康成則云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惟張髦則以爲三昭三穆今以文勢攷之舜卽位之初上告天神中告人鬼下告地祇則六宗當從張髦之說望于山川者天子祭四望名山大川五嶽四瀆既遠則望而祭之徧于羣神則不特以死勤事能禦大災者祀之雖祀典不載如祭法謂有天下者祭百神皆徧及之也曰類曰禋曰望曰徧各隨其宜也輯五瑞而下所以覲諸侯之事也人君爲神人之主卽位之初既致告于神矣故自此覲諸侯以理人事五等諸侯所執之玉如桓圭信圭之類曰五瑞輯斂也既月盡正月也乃日覲四岳羣牧日日朝覲四岳羣諸侯欲其上下情親以觀羣諸侯之能否其果皆賢無所貶黜也于是以五瑞復還之故曰班既輯之復班之予奪自我故也此一段自在璿璣而下見舜之不敢自專也舜不自專一聽命于天地鬼神諸侯不自專一聽命于君之輯瑞班瑞然後見有天下有一國者皆循天理而無一毫之私矣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自此以下舜巡狩四岳之事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皆取四時之中正二月而東五月而南八月而西十一月而北以其四方順其四時以見聖人舉動無一而不明天與堯命羲和東作西成以殷仲春以正仲夏同義巡狩東方至于岱山之下東岳岱山爲衆山之所尊也故曰岱宗燔柴以告至若武成所謂柴望告武成既燔柴告天又望東方山川而祭之秩序也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皆各有次序故曰秩肆覲東后柴望既畢乃見東方之諸侯先神而後人也協時月正日而下皆所以正諸侯之法度時月正日者正朔之所自出律度量衡者制度之所自始五禮者名分上下之所由以正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公羊春秋王正月爲大一統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道無二致政無二門言致治者欲令政事皆出于一而變禮易樂革制度國異政家殊俗者流放竄殛貶削之也刑隨其後此國政之歸于一也故舜之巡狩時月必協之日必正也蓋積日而成月積月而成時日于時月爲詳故特言正度者分寸尺丈量者龠合升斗衡者銖兩斤鈞度量衡皆本于律蓋度起于黃鐘之長量起于黃鐘之龠衡起于黃鐘之重也律度量衡皆欲其同五禮吉凶軍賓嘉因而修之凡此皆欲制度出于一則上下無異政而臣民無二心故也五玉者卽五等諸侯所執之玉三帛者諸侯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所執二生者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者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爲贄五器卽五玉禮畢復還之其餘皆受之所以際其禮意五器復之所以昭儉德也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卽衡山也西巡至于西岳卽華山也北巡至于北岳卽恒山也如岱禮如初如西禮皆古

人作文之法初無他義歸格于藝祖卽文祖也歸而告至則其出而必告可知矣用特一牛也事神之禮貴簡不貴繁觀其事神如此則舜之道途所以供給者皆簡易可知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狩四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儀衛少而徵求寡也古之聖人以一歲之間而徧行四方其意欲以省方觀民攷察風俗正其制度豈徒以逞己之侈心哉後世不明此意借指聖經以文其侈封泰山禪梁父以是爲告成功千乘萬騎望蓬萊祠太乙其失聖人之意亦遠矣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天子五年一巡狩諸侯四年而各一朝唐虞分天下爲五服畿內甸服之諸侯執事于王庭朝夕見焉無俟于朝至于侯服當朝一年綏服朝二年要服朝三年荒服朝四年羣后四朝之禮旣畢而天子復出巡狩是五年之間天子與諸侯之相見者凡二然後君臣上下之情得以交通浹洽無有間隔朝廷之德意志慮下達而無隱情羣國之休戚利害上聞于朝廷而無壅蔽所謂山東之禍二世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不知者無有也然則巡狩朝覲豈徒爲是禮哉帝舜于其中又有以使之敷奏以言而明試其功蓋有言者必有功亦有徒能言而無功者聖人責實之政不使夫人以利口空言者獲進必因言以試其功焉言在是而功在是然後錫之以車服以顯其可用詩云路車乘馬又云玄袞及黼蓋車服者彰著人之耳目古之所以錫有功者皆以是讀四牡之詩有以見成周之臣所以展布四體盡心于國者抑有由矣其道路之勤苦人情之曲折無不周知有功者旣悅于見知則無功者愈知所愧有功

者愈知所勸。聖人勵世磨鈍之具蓋在此。觀此一章。又當知聖人處治安之世。人情怠惰之時。其攷察之精。振勵之嚴。如此。蓋世治無虞。則天子養尊。羣臣養安。人情既久而易玩。玩則弛。弛則紀綱法度廢而不舉者多矣。聖人憂其玩而弛。弛而不舉也。于是時時有以振作。時時有以警厲。使人情不敢有所玩弛。則治可以常治。安可以常安。成周之制。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明黜陟。至撫萬邦。巡侯甸。征弗庭。其與帝舜之制一也。泰之九二。言治泰之道。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明亡得尙于中行。當泰之時。治泰之道。若立志之不勇。而事有所遐遺。則泰安可保哉。觀虞周之治。則知所以用馮河不遐遺者矣。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九州之說。其來已久。至舜而始分十有二州。此水土既平之後也。禹貢之書。乃在堯時。故以九州制貢。至舜時。知冀、青二州。其境土闊遠難以總攝。故分冀爲幽爲幷。分青爲營。封十有二山。取其十二州之山至大者以爲封域。若職方所載揚州。其山鎭曰會稽之類是也。濬川、謂深其十二州之川以通其流。使無壅塞之患。如所謂滌源是也。分州封山濬川。皆聖人防患之意。爲後世慮也。象以典刑。舜于此始輕刑也。呂刑曰。刑罰世輕世重。自堯至舜。民盡於變。俗皆可封。罔干予正。不犯有司。則刑可措矣。于是制爲輕刑。以待其有時而麗于法。若下文所謂流鞭扑贖是也。典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之常刑也。常刑

既不用。則象以示乎民。然則舜以流鞭扑贖而輕其五刑。則五刑可以去矣。曷爲象示乎民。蓋民習乎刑之重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者在是。一旦而驟去之。得無啓奸人之心而自去其隄防也哉。于是象示乎民。使知所畏而不敢驟去。于是尤見聖人思慮周密。其愛民之至如此。刑之輕重。蓋無常時。聖人因時以爲政。自舜輕刑之後。至于夏有亂政而作九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是夏商之刑。又重于唐虞也。周公因之。猶未之改。至于穆王享國百年。始復唐虞之法而名訓夏贖刑。是夏商之刑。至穆王而始輕也。流宥五刑者、宥寬也。設爲五流之法。以寬其五刑。隨其情而爲之遠近也。在官者之刑。以其罪未入于五刑。則爲鞭以警之。教者之刑。以其罪未入于五刑。則爲之扑以警之。情之可疑者。置之刑則不忍。釋之則不可。于是乎有金以贖之。隨其罪而爲之輕重多寡。呂刑所謂百鍰千鍰之類是也。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此二句該括上面四五句。謂舜之所以用刑者。大概不出此。眚災肆赦者。宥過無大也。怙終賊刑者。刑故無小也。無目曰眚。天災曰災。凡有災眚。皆出于過故肆赦。怙、恃也。恃其終于爲害者。刑之可也。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曰欽、曰恤。作書者所以形容帝舜用刑之心。謂舜之輕刑如此。原情以定罪如此。而欽恤之念未嘗忘。欽者、敬也。以言其不敢忽也。恤者、憂也。以言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呂刑曰。朕敬于刑。又曰。朕言多懼。皆此意也。然則刑之用。豈聖人得已而不已也哉。觀此一章。又當知舜之于堯。雖是襲其爵。循其道。重其華。至于事有損益。可益則益之。如堯時九州。舜肇十二州。可損則損之。如堯時五刑。舜則輕之而爲鞭扑流贖。初非徇其陳迹。祖其故事。而後爲循堯道。襲堯爵。重堯華也。

文王耕者九一。周公則更爲徹。文王關市譏而不征。周公則征之。武王克商。乃反商政。政由舊。至周公而制禮作樂。前日之政安在哉。聖人觀時會通。以行典禮。前人之所以望于後人者。亦欲其如此也。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流放竄殛。不必皆死刑也。特置之遠方。使不與中國齒也。何以知之。左氏曰。投諸四裔。而此經上文言象以典刑。欽哉。惟刑之恤。則知舜當輕刑之際。猶懷欽恤之念。四凶雖劇惡。豈遽致之死哉。此四凶者。左氏所載甚詳。幽州、崇山、三危、羽山。卽四裔也。堯不能去。至舜而始去之。以見帝堯聖明在上。四凶之奸謀邪心。不敢發露。而才謀智略。足以立功。及舜以匹夫而爲天子。四凶乃于此時忌嫉之心生。而奸邪發露。不能掩其惡。故也。四罪而天下咸服。舜之心。卽天下之心也。舜以公天下爲心。而無所容其私。可罪者在彼。而舜無預焉。天下雖欲不服。烏得而不服。舜攝位之初。車服以庸。則賞足以勸善。四罪而天下咸服。則罰足以懲惡。此舜所以爲能用其權也。或曰。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于斧鉞。聖人之極至也。以舜之聖。固足以潛消奸宄。而興起斯人之善心。又何以賞罰爲。曾不思聖人之威天下。本不以兵革也。而弧矢之利。未嘗廢。聖人之固國本。不以山谿之險也。而王公設險以守國者。未嘗廢。聖人之化民。本不以聲色也。而三令五申者。未嘗廢。嗚呼。此聖人吉凶與民同患。難之心。必如是而後道與法並行。化與政並立。不然。則亦徒善而已矣。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舜歷試三年而堯始遜位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始崩百姓追慕堯之德如父母三年四海皆止絕八音其情之傷痛于中至于如此一以見堯之德澤在人爲甚深一以見舜于二十八載之間其號令政事無時而不稟命于堯亦無往而不稱道堯之德意以達于下所以堯雖退而自忘天下蓋未始忘堯也堯自卽位以至于殂落其壽數之永先儒論之詳矣故不復敘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此堯崩舜服喪三年已畢而卽位者也月正元日卽正月之初一也國君踰年改元必于正月之初示謹始之義或曰正月上日或曰月正元日或曰正月朔旦其實一也作史者欲備衆義作文之體自如此可見其簡古也格至也舜于是至文祖之廟而告卽位觀書者當于自此以前識得堯之盡君道自此以後識得舜之所以盡臣道蓋君臣各有體自此以前堯猶在上舜方攝位故其事不得不詳自此以後舜已爲君故其事不得不簡詢于四岳者四岳朝之大臣故有事則必先與之謀闢四門者四方之門所以來天下之賢開衆正之路也明四目者舜不以一己之明爲明而以四方之目爲明達四聰者舜不以一己之聰爲聰而以四方之耳爲聰此帝舜卽位之初首通下情其事有次第故必先謀之四岳而後闢四門以至明目達聰也唐虞之世君臣上下已無隱情則下情未嘗不通舜亦不恃其既通而遽忘之也以舜之聰明有餘智慮有餘四門四方之賢與夫四目四聰必非有加乎舜也舜之意若曰吾自恃其聰明智慮而使夫人不得以盡其情則門庭萬里主勢萬鈞天下之利害休戚安危豈

予一人所能周知徧覽。今也退然自處于無所能、無所聞見之地。使在朝及四方。凡有所能、所聞見焉者。咸造焉。則天下之利害休戚安危。可以灼見。不出戶而知天下。坐于室而見四海者。用此道也。竊嘗觀古之治天下者。莫不以是爲要道。蓋使吾身立于無礙之地。如人之養生然。關節脈理。必欲其無所凝滯。一節不通。則身受其病矣。古之王者。所以使工執藝瞽誦詩。士傳言。庶人謗。商旅議者。亦欲使天下之匹夫匹婦。不得隱其情。然後君臣上下。得以無壅。以漢之武帝觀之。其征伐。其重斂。其好大喜功。不減于秦皇。而得爲七廟之宗。所以與秦皇異者。徒以下情通故也。觀主父之徒上書者。朝奏暮召。輪臺之詔。其所以敗亡者。無不悉之。以此見通下情。乃治國家之要道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舜之時。在朝則有百官。在外則有十二州之諸侯。可謂衆矣。舜于內則詢之四岳。于外則咨十二牧。而凡百官諸侯無預焉。蓋四岳者百官之長。而十二牧者諸侯之長也。吾從其長而責成委任。則其長之屬者自舉矣。此見唐虞之制。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體統相承。人主之治。至簡至要。而不繁者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十二牧之職。在于養民。養民之急務。莫先于食。故戒之以食惟時。知所以重民之食。則知所以不奪民之時。柔遠能邇者。五服諸侯。自綏服之外。有要荒焉。要荒之服。蓋與戎狄蠻夷相接者也。故戒以柔遠人之道。在于能邇遠。謂之柔。則來者不拒。去者不追。邇謂之能。則無所不盡其力。下云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即柔遠能邇之道也。有德者惇厚之。元善者允信之。任佞之人。則難

拒之使不得進自古蠻夷所以不服者常生于中國之不振小人乘間得以邀功生事妄開邊隙今也惟德之厚惟善之信而任人不得進焉蓋惟示之以好惡使蠻夷知所趨向則小人雖欲生事以開邊釁者無之矣此蠻夷所以率服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至幽王之世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誰謂中國安強無釁可乘而蠻夷得以侵陵之哉觀此數句而諸侯所以安民所以懷遠之道先後之序該括無遺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自此以下皆舜之命九官故言舜曰所以別堯奮起也庸功也熙廣也帝堯也載事也舜之事皆堯之事以見順天理之當然非有一毫之私意也雖是熙廣帝堯之事亦非闕茸委靡無志者之所能爲必得奮起治功者乃能爲之故舜之意謂有能奮庸熙帝之載者吾將使之宅百揆以亮采惠疇百揆者宰相之職亮明也采事也惠順也疇類也明其事謂掌治典者掌教典者掌禮典者吾能明之順其類謂使率其屬治官有治官之屬教典禮典亦有教典禮典之屬宰相之職無所不統故曰亮采惠疇論相本人主之職故舜于此咨四岳以求夫宅百揆之人是論一相也僉曰伯禹作司空衆人同辭而對曰伯禹在堯時已爲司空主平水土已有功矣其人則可以宅百揆禹之治水也隨山濬川行其無事以之宅百揆固所優爲雖然禹之賢聖舜豈不知而必問焉何也蓋舜于此不敢以一己之意用人必

欲詢之于衆。采之公論。所謂天命有德者也。帝曰。俞。然其所舉之人。于是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循前功以命之也。汝既有平水土之功。今使汝宅百揆。汝尤當加勉。懋哉之言。舜所以勉禹也。使禹自恃其平水土之功。無自勉之志。則前功盡廢。後患未已。何足以爲禹。又何足以居百揆之任。堯舜皆以司空居百揆。亦猶周制以六卿兼三公。然禹拜手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此見更相汲引。濟濟相讓。不矜己以忌人。不抑人以揚己。人之有善。若己有之。安有稷契皐陶之賢。而禹不讓之哉。帝曰。俞。汝往哉。然其所遜。不許其所辭。謂汝當宅百揆之任哉。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舜因禹薦此三人。遂稱前功而申命之。棄者、名也。后稷、官也。黎民當洪水未平。其險阻艱難者在于飢。故曰阻飢。汝后稷爲能教民稼穡。使之得其粒食。百姓所以不相親睦。爲其五品不遜故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其品有五。謂之五品。五品不遜順。謂爲父子者、不知有父子之理。而至于相殘。爲兄弟者、不知有兄弟之理。而至于相賊。此皆不遜也。汝契爲司徒之官。教以人倫處己者敬。不敢怠忽其事。教人者寬。優游而不迫也。蓋不敬則誠不足以感人。不寬則急迫而使人難從。敬于己。寬于人。而敷教之道盡矣。蠻夷猾亂中國。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此皆蠻夷亂華之惡。汝皐陶爲士師之官。掌刑以治之。五刑有服。服從也。犯某罪者服某刑。故曰有服。五服三就。就其所在也。大罪

于原野。大夫于朝。士于市。故曰三就。五流有宅。宅、處也。五刑之流。各有以處之。故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謂五流之宅各有三居。大罪四裔。其次九州之外。其次千里之外。故曰三居。觀聖人制爲五刑之外。既有五宅。又有三就三居。如是纖悉者。皆所以曲盡人情。未嘗執一定之法。以律人之罪也。惟明克允。汝皐陶之用刑也。惟明爲能允當人之罪。蓋不明。則輕重大小顚倒錯謬。安足以允當人情。易之卦言用刑。如噬嗑。如賁。如旅。或言明愼用刑。或曰折獄致刑。或曰無敢折獄。其象皆有取于離。則用刑者。惟明爲要。可知矣。此三段雖是因禹之薦而申命之。亦有先後次序。富而後教。倉廩實而知禮節。使民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故先教民播百穀。而後敷五教。天下不能從吾教。而有强梗不服者焉。教之不從。聖人不如是而止也。必有刑以輔教。然後斯民見所畏而知所愛。見所當避而知所當趨。故先敷五教而後明五刑。此爲治之序也。余攷此三段。見古之聖人不以法之已至者爲樂。常以治之未至者爲憂。不以其常事爲可喜。而以非常之變爲可慮。堯舜之時。既曰黎民於變。比戶可封。今也有所謂阻飢者焉。有所謂五品不遜者焉。有所謂猾夏爲寇。爲賊。爲姦。爲宄者焉。雖大無道之世。亦不過于此也。何爲堯舜之時。乃有此非常之變也。曰。堯舜之時。如於變如可封者。特常事耳。于其常事之中。而忽有此等之變。故舜以爲慮。遺其常事以爲不足喜。舉其非常者以爲可慮。聖人曷常以是爲諱哉。後世之君。嘉祥美瑞。則喜稱樂道之。以爲非常之事。惟恐羣臣之不稱贊己。至于水旱逆賊之變。諱而不言。作史者亦記其嘉祥美瑞。以爲治世之盛事。又豈知後世之所謂非常者。乃堯舜之所謂常事也哉。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帝舜于此問其誰能順我百工之事者。蓋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爲備。宮室城郭。各有其制。車服器械。各有其度。順之者。循其制謹其度是也。其有不順是者。或至于奇技淫巧以蕩上心者有之。漆器不止以金玉者有之。此百工之事所以貴于順。而舜所以深致意焉者也。衆人同辭而舉垂。以爲可勝其任。帝于是咨垂。汝當共謹百工之事。垂不敢當。讓于殳斨暨伯與三臣。帝然其所遜。不與其辭。曰。往哉汝諧。謂百工之事。惟汝之所宜諧和也。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誰能順我山澤草木鳥獸之事。上者山也。下者澤也。草木鳥獸自有草木鳥獸之性。何預于聖人。今也命官而順之。蓋王者之政。斧斤以時入山林。數罟不入汙池。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以見草木鳥獸。一視同仁。無所不愛。然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是得爲順其性乎。曰。此所以順其性也。使鳥獸與草木爲中國生民之害。益烏可不驅之焚之哉。衆人同辭而舉伯益。以爲能勝其任。帝咨益。汝作朕之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四臣。帝曰。俞。往哉汝諧。朕虞之職。惟汝能諧之。或曰。工之與虞。至微至賤之事。聖人若不必加之意也。殊不知精粗本末。初無二致。聖人以天下爲一體。豈有身外之事。其爲精者本也。其爲粗者末也哉。不然。則工曰予工。是天下無一事非君之事。草木鳥獸曰予上下草木鳥獸。是天下無一物非君之物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百官之大者。莫如九官。至簡要也。工虞之職。至與百揆三禮者同其

命則知自古聖人未始以是爲微賤而忽略之也後世百工之官猶或知之朕虞之官蓋視之以爲不切廢而不舉者多矣余攷虞廷諸臣自禹而下皆全才備德非尋常之流蓋亦無施而不可者也舜之命禮樂刑教與夫予工朕虞終身而不易其業後之人才不逮古間有一能一節之可取者其君喜而用之今日俾之掌禮未幾而更命以刑今日俾之掌刑未幾而更命以教前之職方習之而未精後之官又齟齬而不熟求如古之命官鮮矣自舜之命垂以共工也而竹矢之巧至成周千有餘年而猶且傳寶之則其法度之巧妙可知天下之事一則精否則雜吾于舜命九官而見之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帝曰俞往欽哉

舜之命九官或咨四岳或不咨四岳蓋事有輕重故也百揆之任宰相之職也秩宗之任三禮之所係也其事不可以爲與工虞並故必咨四岳之大臣稷契皐陶夔龍之所掌者亦不輕也何以不咨四岳曰稷契皐陶既出于禹之所薦夔龍既出于伯夷之所薦則其人已可信矣于此苟復咨焉則禹與伯夷之所薦不足信而君臣之間未免疑猜也舜豈其然三禮者卽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舜問四岳有典主朕之三禮僉舉伯夷帝曰咨伯汝作秩宗秩宗官名也宗尊也三禮者人之所尊秩者祭之有次序也如周官謂之宗伯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戒之之詞也寅者敬而不敢慢直者敬而無所曲清者簡潔以致其誠如清心簡事之清三禮之重典祭祀之大事以一言戒爲未足又以一言戒之所以謂之

寅又謂之直。謂之直足矣。又謂之清夙夜者。或早或暮。無時而不寅。無時而不直不清也。古之祭者。器用陶匏。牲用特牲。蘋蘩可薦也。潢潦之水可用也。無非所以薦其誠而已。豈徒爲繁文末節多儀備物之爲貴哉。觀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想其精神端正簡潔純一不變。此時之心。卽天神地祇人鬼之心也。至于典三禮也。豈不足以感格鬼神而教民敬哉。觀呂刑稱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則知伯夷之典禮。足以起民之敬心而使不犯于刑矣。伯拜稽首讓于夔龍二臣。帝曰。俞往欽哉。伯夷當往敬其事。無他辭可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唐虞三代之世。仕于朝者。皆天子之族與世臣巨室之家。孔氏曰。胄。長也。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周官大司樂掌教國子以中和孝友祇庸。以見古人掌樂之官。皆兼于教國子。蓋樂者廣大和易。發揚蹈厲。以感人也深。孔子曰。興于詩是也。然樂之大要。本于中和。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德之中和也。將教人以中和之德。而必道人以中和之樂。人之氣質有剛柔緩急之不同。舜命夔教胄子。使導達其氣質。一歸于中和。直寬剛簡四者。氣質之自然。直而教之溫。則不失之直情徑行。好訐以爲直。寬而教之栗。則不失之縱放。剛而教之無虐。則不至于暴。簡而教之無傲。則不至于忽。此德之中和也。然德之中和何自而發哉。以資乎樂之中和。故詩言志。歌永言者。所以本之性情。聲依永。律和聲。八音

克諧者所以稽之度數本之性情樂所由生稽之度數樂所由成關雎之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由情性之正發而爲詩故曰詩言志由是詩而見于歌詠故曰歌永言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古之作樂者先歌于堂上故五聲各依其永言蓋人聲之發有洪纖高下則有宮商角徵羽故樂器亦依之而作聲有洪纖高下苟無以爲之準則五聲或失之過而樂不和矣故以十二律和之律有常數數有常度聲之洪纖高下咸取則于此此謂之律和聲八音克諧者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單出者爲聲雜比者爲音八音之諧無至相奪其倫理則純如皦如繹如而樂成矣神人安得而不和蓋天下同此一和也神有此人有此物亦有此今以樂之和遂足以感人之和與神之和樂之功如此胄子之德安得不歸于中和哉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此夔極言作樂之效舜謂神人以和而夔言樂之至不但和神人而已蓋八音之中惟石爲難和詩云依我磬聲特言磬者以石磬之難和也萬物之中亦惟獸爲難格今也和其所難和則亦能格其所難格鼓琴而馬仰秣鼓瑟而魚出聽端有此理此一段說者以爲益稷之文脫簡在此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堲惡也讒說者巧言憸佞之人絕君子之行者惟此等人爲能以無爲有以是爲非震恐朕之師衆故命龍作納言之官出納朕命所以通上下之情防壅蔽之患使讒說者不得乘間納言者納下之言于

上使在上者有以知臣民之情如歌謠風刺之類無不周知之也出納朕命者出上之言于下使在下者有以知君之情如德意志慮無不下達之也納下之言既謂之納矣出上之命而亦謂之納蓋君之命有是非故民有從違納言之官復以民之從違者而納之上故亦謂之納而其官則以納言爲主然或出或納非信不可也使出納之人非信則託諸民言以誣其上者有之詐稱君命以罔其下者有之出納之人既不足信何以使君民之相信哉大抵讒說之人無世無之雖以唐虞之極治君子在位而巧言令色孔壬者猶在所可畏豈可謂唐虞之世遂無此輩第觀聖人所以處之如何耳苟君民之情一有壅而不通則讒說者得以投其隙今也既有納言之臣以通上下君民相信無間可乘無隙可投雖有讒說殄行將安所施舜命九官惟禹與伯夷垂與益則相遜餘人則不相遜者何也稷契皐陶則前已任此職矣固無俟于遜若夔龍則新命以官何以不相遜耶蓋知其人而不遜固不可也未知其人而强遜特以備禮而非其眞情在廷之臣如垂益如稷契皐陶既舉而在位而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之流其姓名已達于上矣其他人才或有未盡善者夔龍豈得而强遜之哉堯舜之君臣惟其眞情而已至若伯禹伯夷所薦之人舜既從其言而命之垂益所薦之人舜則不命之何也曰此當以職之大小而觀人才之大小也伯禹所宅者百揆之任伯夷所典者三禮之職此其事大而體重者其所薦之人才豈尋常之才故因其所薦而隨以命之可也垂之共工益之朕虞此其事之小者其所薦之人雖有可用之才而舜未暇命之也乃若命之之辭如曰汝往哉如曰往欽哉如曰往哉汝諧此特其辭之

異同。初無他義。不必過爲穿鑿可也。觀舜典一篇。當與堯典相參而觀之。放齊之舉朱。驩兜之舉共工。四岳之舉鯀。堯皆曰吁。四岳之舉禹。僉之舉垂、舉益、舉伯夷。舜皆曰俞。豈堯之朝皆小人。而舜之朝皆君子。豈堯朝之臣皆黨惡附奸。而舜朝之臣皆推賢揚善也耶。蓋此二篇皆記聖人知人之事。智愚賢否。皆不逃二聖之所見。有堯之吁。然後有舜之俞。四凶在堯朝奸惡之大者有堯之吁。而小人不得志。及舜攝位。取夫向之所吁者而流放竄殛之。至此則小人退而君子進。衆壑和于朝。其所遜者皆賢。所俞者亦無一而非賢。觀書者當于舜之俞知其原實自于堯。則知君子小人消長進退。可得而見矣。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舜前既分命之。此又合而告之。如堯典命羲和。既曰分命申命。又曰咨汝羲暨和二十二人。即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者。合四岳十二牧爲二十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功、事也。亮、明也。時者不失其宜之謂。各因時而明天之事。蓋非人私意所能爲者。皆天也。典、天敘也。禮、天秩也。刑、天罰也。服、天命也。即此以觀。則凡共工朋虞無非天之事也。既謂之天功。則不可以人參焉。苟一事之不得其時。而忌心生焉。是人欲也。非天理也。一事之不敬而慢心生焉。是人欲也。非天理也。惟致其敬。又得其時。循乎天之理。以明夫天之事。汝二十二人者。職掌雖不同。而欽哉惟時亮天功之意。則一而已。此舜告戒在廷之臣。如成王作周官之書。以告有官君子。然舜之命官曰咨禹。汝平水土。曰咨益。汝作朕虞。曰咨伯。汝作秩宗。以至命汝典樂。汝作納言。皆以一言而命一官。至成周之世。戒有官君子。則有周官一篇之

書。又何其詳復也。觀此亦可以見唐虞之簡古。而成周之庶事大備。風俗之變。聖人不得不因時而爲之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唐虞考績之法。以三年之久而後一考其功。及九年三考。然後按其功罪而黜陟之。明者或舉而加之上位。或賜之車服以顯其功。此明也。幽者或黜之幽隱之地。使不得以顯揚者。此幽也。然則三年亦足矣。又何必更加九年。蓋事以久而後定。法以久而後精。如使人主求治太速。責效太早。則奸人得勉强矯拂以肆其欺。而善人以積久而見功者。不幸而見黜矣。事何自而定。法亦何從而精哉。今也既寬之以三年。又持之以九載。則奸人雖欲勉强矯拂以肆其欺者。能欺人于暫。而終不能掩其惡于久安之日。善人以積久而見功者。雖不能責辦于一時。而終必能成功于後。至此而黜陟。則善惡得其實矣。周官歲終則冢宰受會。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亦此意也。攷周官之法。受其會者冢宰。而三歲詔王以誅賞者。亦冢宰也。竊意唐虞考課之法。亦必宅百揆者爲之。雖此篇不可攷。然舜以無爲而治內之事責之百揆。治外之事責之十二牧。豈以考課之法而重煩人主之所爲也。以成周之法觀唐虞之法。意其必如此。後世如漢之上計。亦其遺意。然郡國每歲上計。則其久近視唐虞之法已遠矣。又況天子親受計。甘泉避課。欺慢至頒詔書督責。以一人之聰明。又安足以周知羣有司之事哉。庶績咸熙。可見舜朝皆君子矣。分北三苗者。自考績黜陟之後。庶績皆熙。咸廣而明。惟三苗之惡不悛。故從而分北之。始也竄于三危。竄其君也。今也分北者。分北其黨也。說者以謂聖人南面聽天下。分而北之。使之知所向化。密邇清光。如成周之遷頑民于洛邑。旌別淑慝之類。分其善

惡使不得雜處也聖人感移變化之機端有深意存焉視天下之人均在所愛而其不率教者亦憫之而已何嘗有忿疾之心哉故凡有賢而用之有善而褒之愛也有罪而刑之有惡而黜之亦愛也自非大奸及巨惡怙終不改者然後誅殺之然殺一人而千萬人畏殺之者不一二而生之者衆矣皆所以爲聖人之愛心也然則分北三苗者豈直爲是擯棄誅絕之哉亦以使之爲善趨于有生之路而已聖人之用心其仁矣乎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生三十是在側微時也徵庸三十謂歷試三年攝位二十八年在位五十載謂堯崩服喪三年其一年已在三十之數又在位爲天子者五十年是爲舜壽共一百一十二歲也陟方乃死先儒以爲升道南方謂舜在蒼梧之野或又疑東南不可謂之升凡升遐曰陟如惟新陟王是也乃死者作書者以是而釋陟方二字姑闕其疑大概則作書者述舜之始終謂自側微而至徵庸至在位爲天子始終之間一無所憾無有虧缺不足之玷陟方乃死此春秋書公薨于路寢之意也不然則放勳殂落與陟方乃死者何爲而悉記之耶人情莫不以死爲諱而不知君子以是爲謹其終曾子啓手啓足而後知免又曰吾得正而斃斯已矣嗚呼斯以爲順受其正歟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此帝所以理天下之道也釐理也方設居方則隨其方而設其居方之法五方之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槀飫

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廣川大谷異制。民生其間異俗。故居方之法。所以居民。如禮記所謂量地制邑。度地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是也。別生分類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別其生。使知所以尊祖。分其原。使知所以合族。此聖人經理天下各隨其宜者若此。其事則載于汩作與九共九篇與臬陶之書。此三句卽此數篇之序也。其書旣亡。其義不可得而强通。

尚書詳解卷三

虞書

大禹謨

序書者曰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後之君子亦曰禹以功皐陶以謨不聞禹也有謨也今此篇之書以大禹謨名篇而詳觀所載又皆非大禹之言不過曰克艱與六府三事數語而已然則何也禹之所謂功者非其不能言之謂皐陶之所謂謨者非無功之謂禹之謨即言其所能行皐陶之功即行其所能言言其所能行謂之成厥功可也行其所能言謂之矢厥謨可也故作書者以大禹謨名篇可見聖賢之德不可以一端求之況此篇雖伯益皐陶與帝舜反復其言而大要則皆因禹而更唱迭發也典謨之書先賢嘗以爲難讀看大禹謨皐陶謨益稷三篇之書無非君臣相與警戒說者以爲保治之意未足以盡帝王君臣用心聖人之德自當如此苟須臾而不警則有間斷非純乎天德者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孔子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知此意則可以觀此書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

此夫子序此三篇之大旨也謀之已定者曰謨皐陶矢陳其謨如知人安民是也禹成厥功如決九川、

濬畎澮是也。二臣各因其職。各隨其能。及其謨與功既顯。而舜猶且申之。申之云者。有重復之意。謂皐陶不可以謨而自恃。禹亦不可以功而自足也。時乃功懋哉。又曰予懋乃德。此皆申之之意。皐陶乃居禹之上。何也。曰。此聖人之深意。以禹之功猶不得以居矢謨之臣之上。則知文墨議論之臣。謀王斷國。論者固不可以功臣加之也。由此觀之。諸將之功。安敢處蕭何之右。李愬之功。豈可躐處裴度之先哉。作大禹謨。皐陶謨。益稷。此三篇之書所由以作也。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禹皐陶同功一體之人。而益稷者特附大禹以成功。而亦得以命篇。繼之禹皐之後。則功何必爭。名何必擅哉。苟懷至公之心。共成天下之務。而名與功自顯矣。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文命敷于四海者。作史者述禹之德。若堯之放勳。舜之重華。文命者。謂文德教命敷于四海。以此而敬奉于堯舜之帝。蓋堯舜之所望禹者。亦欲其文命敷四海爾。禹能使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則所以祗承之道盡矣。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此即禹所陳之謨一篇之綱領也。爲君難爲臣不易。君知所以難而盡克艱之道。臣知所以不易而亦盡克艱之道。則君臣各盡其分。各止其所。政乂而民敏德。此自然之理也。如使君臣之際。安于其所僅足。怠心一萌。出其位而虧其分。則施于有政。必有廢而不舉者。民何所觀望而能速于爲德哉。惟君臣上下。均以克艱爲念。日在憂勤警畏之中。則政事無缺。合于公理。當于人心。黎民自然感化之速而敏于爲德也。聖賢所言皆合

內外之道。不分本末。不分精粗。政乃乂。黎民敏德。只在君臣克艱之中。非君臣克艱之外。自有政乂而黎民敏德也。由此形彼。根同體同。惟知道者能默識之。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禹之心。克艱之心也。舜之心。亦克艱之心也。惟舜禹同此一克艱。故禹所言與舜相契。所以聞克艱之戒。既然之。又信之。謂然哉。禹之言。信乎其若此矣。使舜于此無克艱之念。則雖禹諄諄言之。舜猶不聞也。猶不知也。必曰我雖不敏。請嘗試之。必曰君且止矣。吾將思之。俞允若茲之言。奚自而發哉。惟舜既有以然禹之言而信之。遂見帝堯之心。亦此克艱之心。何以知之。堯之時。公道盛行。下情無壅。忠嘉之言。無所隱伏矣。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野無遺棄之賢矣。六合同風。九州共貫。而萬邦無不寧之虞。當此之時。堯若可以自足。而且猶不足焉。稽攷衆言。舍己而不自用。從他人之所長。意者惟恐衆人之言有所長者。不得以盡其情也。無告者易虐而不敢虐。困窮者易廢而不敢廢。意者惟恐斯民有不得其所。人才之陸沈于下。有不得以盡伸也。蓋此心惟堯能之。堯之心何心哉。不自足之心也。克艱之心也。使堯于此。自謂嘉言罔伏矣。野無遺賢矣。萬邦咸寧。衆人之所長。不必稽而從之。無告困窮者。不必加之意。則堯爲自恃。爲怠惰。爲不敬。安足以爲堯哉。孔子曰。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此足以形容堯之心矣。後之學者不學堯舜。則已。如欲學堯舜。但能兢兢、能業業、能小心翼翼、能懼不睹恐不聞。則堯舜雖遠。即吾心而見之。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此伯益申美帝堯也。此一章當與前一章相參而觀之。體用互相發明。有前一章無後一章。不足以盡堯之德。自常情觀之。堯于天下已安曰治之後。兢兢然不自足如此。宜若無優游舒緩氣象。殊不知堯德之廣運聖神文武。隨所寓而名。豈若是急迫之爲哉。廣而無方。運而不窮。以其大而化之。則謂之聖。而不止于聖。以其聖而不可知。則謂之神。而不止于神。以其戡定禍亂。則謂之武。而不止于武。以其經天緯地。則謂之文。而不止于文。堯之德其不可一定名也如此。有至大之德。則必膺至大之任。皇天眷顧之命之以奄有四海爲天下君。固其宜也。天非有私于堯。堯非有求于天。德與天同。則命不期而至。理之必然者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禹因伯益述堯之德。于是廣其意而爲吉凶之說。謂堯之所以聖神文武而遂得天之眷命者。以其惠迪而有吉也。惠、順。迪、道也。順道而行之則吉。非順道之外有所謂吉也。從其逆者而行之則凶。非從逆之外有所謂凶也。當順道之時。返己無愧。心廣體胖。其吉孰大焉。外此而言吉。是僥倖于非望之福也。當從逆之時。十目所視。心勞日拙。其凶孰甚焉。外此而言凶。是其禍可得而逭也。故六經言吉凶禍福。無不自己求之。曾不于一己之外而言禍福。以啓人倖得苟免之心。此其爲應也。豈不猶影響于形聲哉。蓋形之中自有影。聲之中自有響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伯益見禹有順迪而吉之言。遂得儆戒之機。謂人君所以順道而不從逆者。皆自夫儆戒者得之。故先吁而後戒。欲使聞者之專其聽也。儆戒無虞。當天下無事可虞之時。人情之所忽。而聖主之所畏也。滿盈之爲累。倚伏之不常。人主當于此時儆畏而戒懼。然則當無虞之時。懷儆戒之念。當何如哉。曰法度不可失也。逸樂不可過也。勿貳勿疑。勿成罔違罔咈。無怠無荒。可也。有一身之法度。有一家之法度。有一國之法度。口容止。足容重。無故不去琴瑟。此一身之法度也。女正乎內。男正乎外。此一家之法度也。禮樂刑政。井井有敘。此一國之法度也。有法度。則有隄防有準則。失法度。則是去其隄防。壞其準則。身不喪家國不敗者。未之有也。宮室臺榭之侈。田獵之好。此遊于逸也。安于縱放而難于拘檢。此淫于樂也。罔遊逸不可過乎逸。罔淫樂則亦不可過乎樂。知其賢而任之必專。不可以有所貳。知其邪而去之必決。不可以有所疑。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儻于此或貳或疑。則君子引身而退。小人乘隙而進矣。就此數句觀之。亦不能無先後。苟逸樂之心肆然無忌。則吾心爲逸樂所汨。安知其賢而任之。安知其邪而去之哉。疑謀者、謀之未定者也。進退猶豫。足以爲此心之累。故斷然勿成之如此。則百爲之志既廣且明。何向不濟。何施不可哉。順于道者必有美名。若違道以干譽。是好名也。合百姓之心者。必能適己之欲。若咈百姓以從己。是縱欲也。好名而縱欲。是以私而害公矣。故戒以罔違罔咈。怠惰

也。荒忽也。若于是數者。自以爲已足。而怠心生。自以爲已能。而荒心生。則雖儆戒猶不儆戒也。故以無怠無荒者終之。根本既固。則枝葉必盛。自心而身。身而家。家而國。國而四夷。同此一本也。四夷來王。亦理之必然。合內外之道也。余攷此一章。有以見唐虞之盛。聖君本無過。天下本無事。而大臣告戒之辭。常若禍患之踵于後。蓋惟聖君然後可以受盡言。下于此者。言語必有所巽入而後可。又以見古人諫諍之法。不纖悉于細務末節。惟先有以正其本原。本原既正。萬事自得其理。伯益之戒。豈特爲舜言哉。千萬世爲君之法。莫不在此。因是而上遡帝之心。堯之稽于衆。此心也。舜之兢業。此心也。大禹之克勤不伐。此心也。湯之慄慄危懼。文之不敢盤于遊田。武之夙夜祗畏。亦此心也。惟純而後不已。而已者非純。惟誠而後不息。而息者非誠。齊桓公以葵丘之會而驕。晉文公以踐土之盟而驕。晉悼公以蕭魚之會而驕。人之度量。如此其相遠耶。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敍。九敍惟歌。戒之用休。重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此一章亦與前一章相爲表裏。前一章乃德之見于治身。後一章乃德之見于養民。故禹之戒舜。先嘆而後戒。謂帝念之而不可忘也。養民之功雖已成。使帝于此斯須而不念。則已成者復虧矣。所謂德者何自而見之。惟于善政可以見之也。此二句惟以養民爲主。指其德之實用言之。下云六府三事者。皆言養民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洪範謂之五行。此謂之六府者。洪範以土爰稼穡合而言之。大禹謨以

養民爲主。故土穀分言之。謂之府者。以其財貨之所聚也。惟修則六者得其敍而不亂。正德者、正民之德。如身正于上。民化于下。此正德也。利用者、利民之用。如佃漁取離。宮室取大壯之類也。厚生者、厚民之生。如輕徭薄賦、厚而不困是也。謂之三事。是則斯民有所事乎此也。惟和則三者得其平而不乖。六府以養民之身。三事以養民之心。合之而爲九功。則九者得其敍矣。謂之九敍。九功之德皆可敍也。謂之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可敍可歌。則無之不成矣。雖然。當功之未成也。人猶知所以艱難勤苦以要其成。及其既成也。則樂于放肆而不復有艱難勤苦。此人之情也。故聖人于此。又爲戒之董之勸之之術焉。休者、美也。福也。戒之意若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九者之功無時而忘。則身安而室家長享其樂。此戒之用休也。威者、畏也。以其可畏也。董之意若曰生于憂患而死于逸樂。憂勤則有生之理。安樂則有死之道。使九者之功。一時而或忘。則飢寒日至。放僻邪侈。日陷于罪。此董之用威也。戒之、使之心有所慕。董之、使之心有所畏。然畏慕有時而忘。又不若使之心有所樂。樂則無時而忘也。故勸勉之以九功之歌。使之手舞足蹈。感發其善心。蕩滌其邪慮。及善心油然而生。則所謂九歌者。有得于中心之誠然。無有勉强矯拂之態。凡此三者。皆所以使其功之勿壞而已。自德惟善政而下。至于九敍惟歌。此養民之政。必欲其備也。自戒之用休而下。至于俾勿壞。此防民之具。尤欲其詳也。聖人之養民也。于六府三事之外。又有以維持保全之。若此則斯民之得所養。又安知聖人之力哉。勸之以九歌。觀豳風七月之詩可見。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帝舜聞禹之言。深信于心而然之。且歸其功于禹。地平者。水土得其平也。天成者。四時寒暑得其成也。六府三事允治者。謂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信乎其治也。然則禹有平水土之功矣。而及于天時與六府三事者何哉。蓋天所以生長萬物。而不得人以裁成輔相之。則無自而成。使水未平。則天之所以生萬物者不遂矣。使水未平則所謂金也、火也、木與土穀也、三事也、皆無所措矣。禹治水其功至于平成。而六府三事皆治。此所以爲萬世永賴也。隨山濬川。而後世無滔天之患。田賦一定。而後世無虐取于民之患。歌之于詩者。謂之灃水東注。維禹之績。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見河洛者猶思其功。謂之萬世永賴。豈不信然。禹自言其功。而舜復歸其功。君臣之間。各言其所當言。不事形迹如此。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自此以下。乃舜欲禪位之事。來汝禹。朕居帝者之位三十有三載矣。舜年六十二始卽位。至此三十三年。壽九十五歲矣。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當耄期之年已倦于勤矣。有强有弱者血氣也。無强無弱者心也。舜之心蓋與天行健者同。而舜之血氣則衰矣。汝惟不怠。故可以攝我之衆。古之聖人豈常以位爲樂哉。倦勤者不可以居此位。則可以居此位者。惟不怠而已。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有德者民

所歸也。于民心之從違。可以卜其德之至與否。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朕德無所能。故民不依歸。皐陶遠種其德。民歸之。則可以受帝之禪者。惟在皐陶。常人之種德也近。朝種而暮穫。皐陶之種德也厚。施而不求其報。故其種也遠。惟其種之遠積之厚如此。故德之下也。民皆懷之。且皐陶之所掌者刑。而已刀鋸之慘。斧鉞之威。德何在焉。蓋至威之中。有愛存焉。慈祥愷悌。哀矜惻怛之意。雖刑而實德也。以見古人之所謂刑者。卽其所謂德。後之世而刑與德始分爲二矣。禹與皐陶。蓋同功一體之人。故禹之所遜者。必在皐陶。舜非不知有皐陶也。以有禹在焉。固當先禹。無禹則舜之所禪位。必在皐陶矣。帝念哉。念茲在茲。此禹以皐陶能種德。黎民懷之若此。因以戒舜。謂舜之于德亦不可不念。念者。念之而不少忘也。當其念念不忘時。則德固在此。及其念之既熟。則造次顚沛。從容周旋。不期于念。而德亦不忘也。故釋茲而德亦在茲。形于名言。而德亦在茲。不言而信出于心者。德亦在茲。釋也。名言也。允出也。以見德無適而不在。其始則實根于一念之微。故皐陶之種德者此念也。舜之所當戒者亦在此念也。惟帝當知念之之功如此。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此舜因禹之遜皐陶。而歸功于皐陶者也。惟此臣庶無有犯我之正理。蓋天下之正理。舜以身體之。是以天下爲一身者也。天下之有過則亦在其君。故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天下之不犯于正者。亦在其

君故曰罔干予正既不干予正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矣此皆汝作士明刑弼教之功也古之所謂刑者豈爲殘民之具哉輔五教而已故不孝者有刑不弟者有刑不睦者有刑使民知有所避故因以知所趨而已期于予治者期于五教之行也刑期于無刑者期于不違此五教也民協于中者協此五教也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者君子無用刑之心然猶有期之之意存焉民協于中者君子無用刑之功至于民自協中者則不待有所期矣蓋中卽五教也出中則入于五刑出刑則入于中矣既曰正又曰中蓋中可以兼正正不可以兼中罔干予正者乃所以爲趨中之路也時乃功懋哉此雖汝皐陶之功若自以爲功而不加懋勉則前之功烏保其不虧故舜旣稱其功而美之復因前功而勉之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皐陶得舜之歸美不敢自居其功復歸美于舜此一段前後亦相發明有皐陶之明刑無舜好生之德不可有舜好生之德非有皐陶之明刑亦不可故皐陶所稱者皆歸于舜之德謂帝之德無有所過皆中也旣謂之寬謂之簡罰則不及嗣賞則延于世宥過則無大刑故則無小罪疑從輕功疑從重疑若非中也而謂之罔愆何哉曰此乃以爲中也聖人之心惟近厚而已使用心而過乎薄豈所以爲中哉近厚卽中也臨下貴乎知所簡要不簡則失之苛御衆貴乎知所寬恕不寬則失之暴臨有統攝之意御有制御之意居敬行簡者可以臨民居上不寬者有不足觀則知寬與簡皆爲上之道罰止其身而

不及嗣惡惡也短賞不止于身而延及于世善善也長過誤爲之雖大罪亦在所宥以其情之輕在所可恕也故意爲之雖小罪亦在所刑以其情之重在所不當恕也觀刑故無小一句亦可見聖人于仁心之中自有義非姑息之謂也宥過刑故以其情之已定可得而知之者也故宥之刑之功罪之疑以其情之未定不可得而知者也故從輕從重可以罪可以無罪罪之疑也罰疑從去故惟輕可以賞可以無賞功之疑也賞疑從予故惟重左傳曰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寧僭無濫亦此意也與其殺無罪之人不若失不常之典失不經未甚害也而殺不辜使無罪者受戮則其害多矣凡此皆聖人好生之德天地大德曰生一陽方復于建子之月雷在地中而易以爲見天地之心則天地之心者皆所以生物也聖人好生能治于民心者洽浹也聖人推愛人之心及其浹洽則民心亦知所自愛民既自愛豈有輕其身而犯有司之法哉皐陶之意以謂明刑者特一有司之職民之所以自愛而重犯法豈有司之所能及皆舜之德也舜以罔干予正而歸功于皐陶皐陶以不犯于有司而歸功于舜君臣之際可謂盛哉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帝復美皐陶之德俾我之治得以從予所欲而使四方風動者皆汝之美也四方風動乃舜之所甚欲也人君孰不欲四方之民順上之化如草之應風而每每不遂其欲者蓋不得其人以導達其德意志慮今也皐陶能推廣帝舜好生之德民至于罔干予正不犯有司則皆爲君子之歸矣豈非皐陶之美

乎。且皐陶所掌者刑之事也。第見斬艾殺戮。刀鋸斧鉞之威而已。何以能使四方至于風動。又何以爲休耶。以此知皐陶所掌者雖刑而實德也。古人不以刑視刑。而以德視刑。故舜謂之從欲。謂之風動。謂之休。亦如穆王謂之有慶祥刑也。豈若後世專事殺戮而至于不忍言也哉。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不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舜以位遜禹。禹曰朕德罔克。舜至此兼述其功德以命之。來禹。洚水儆予。孟子曰。洚水者、洪水也。水性潤下。而至于逆行。此變異也。天所儆戒我也。洪水乃在堯時。與舜何預焉。今舜引以歸己。蓋天下無一物而非聖人之身。故一物不得其性。則聖人自以爲己之責。此恐懼修省之意也。惟此意弗嗣。而後漢世以災異而免三公。當災異之時。三公自以爲不任其職。引身而退。則可。人主以此責三公。則不可。若人主以是而責三公。是移過于臣。而己不知懼者也。豈所以謹天戒者哉。當水之爲患也。禹既能成允成功。允、信也。禹先有以自信于己。若韓信之舉燕趙擊齊。若耿弇之取涿郡收富平。皆是規模素定。信其必能成功也。惟先有以成允。故能成功。此禹之賢也。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勤如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儉如菲飲食卑宮室是也。心無兩用。爲公者必忘其私。爲國者必忘其家。邦既克勤。則家自然儉約矣。滿、盈也。假、大也。不以勤儉之德而自盈自大。此禹之賢也。成允成功。所以言禹之有功勤儉。不自滿假。所以言禹之有德。禹有此德。未嘗自有其德。乃不矜也。禹有此功。而未嘗自有其功。乃不伐也。蓋矜

伐者豈必暴露所長誇耀于人然後謂之矜伐哉禹之心苟自知其有功有德即爲矜伐矣惟禹之心視之如未嘗有焉已雖不矜而天下遜其能已雖不伐而天下遜其功能者忌之媒功者爭之漸吾有矜伐之心則夫人亦皆有爭功爭能之心以吾之不矜不伐而起天下之不矜不伐則是能與功也天下不以歸禹而誰歸哉余嘗攷聖賢盡性之學以謂天命之性萬善具備無有虧缺不足之處聖賢所爲孜孜汲汲者惟欲盡此而已初無分外之事孟子知此意故曰舜盡事親之道又曰事親若曾子可矣初未嘗以舜曾子爲過外蓋以其分所當爲之事能盡此者方能免其責耳尚何矜伐之有使聖賢而有過外之事爲人所不得爲則矜伐可也聖賢無過外之事如禹之功德皆是禹所當然故禹自不見其爲功德也汝有此德而吾復懋勉之使之不已汝有此功吾復嘉美之而不敢忘天之曆數當在汝之身汝當升元后之位也曆數者聖人作曆以步其數裁成輔相之道也天之曆數猶言裁成輔相之人當在汝矣天人一理也聖人所見處自然與天合舜以禹爲可禪則天意亦在是也況舜嘗倦勤之年商均既不肖不可以任其責廷臣又未有出禹之右者此天意可見矣聖人以任事而卜天意何必以圖命符讖之說自爲怪誕者哉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此堯舜禹三聖傳心之要旨也堯典不載命舜事而大禹謨載舜命禹之辭可見堯舜禹一心惟夫子

得之故于堯曰篇首云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天下之大事物之繁人主苟不得其要則將見用力愈勞而愈無功其要者安在曰中是也事事物物皆有其中吾能執其中則出而應事物之繁無一而不適其宜不當其理然中爲難識故舜予是有人心道心之辨使其于人欲天理之差從而審擇焉人心人欲也故危而難安道心天理也故微而難見惟其天理微而難見故微得以勝欲而人心每每爲道心之累然則執從而求之曰精而不雜一而不二精者如求金于沙沙盡則金可見一者如水之流止東西不失其平如此則危者去微者復中可得而執矣中卽道心也以其無過不及之失則謂之中道之大原出于天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謂之中禹傳之湯謂之咸有一德湯傳之文武爲皇極孔子謂之忠恕一貫子思謂之誠孟子謂之浩然之氣皆一物也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所以守護此中而勿失也無稽攷之言易以惑人則勿聽之弗詢于衆人之謀謂其不合人情者易以敗人之事則勿用之舜之意謂雖已得此中矣若夫聽言用謀之不審使邪說得乘間而入則向之所謂中者不可保矣孔子告顏子以四代之禮樂必終戒之以放鄭聲遠佞人孟子所以言養氣必先以知言蓋邪說易惑必閑邪可以存誠也民視君爲命得非可愛乎君失道則民叛之得非可畏乎君之所以可愛者以衆非元后則無所仰戴故也民之所以可畏者以君非得衆則無以守邦也君之與民並言之以見其勢之均也亦與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同意雖是君民之勢均而書之所言大率先君而後民者分所在當以君爲重也然則孟子何以謂民爲貴而君爲輕倒置如此蓋書所言者

萬世之常法而孟子所言者特救時之弊爲時君鄙薄其民之故也夫子作春秋將尊師衆則曰某帥師大夫與師敵也將卑師衆則曰某師師爲重也至于君將不言帥師君見獲不言師敗績以君重于師也春秋正名分爲萬世法與書所言亦同欽哉愼乃有位爲人君者當致其敬以位爲憂勤而不可借是以爲逸樂此愼乃有位也敬修其可願可願如可欲之謂善同人君之可願者願爲善不願爲惡願天下治安不願爲危亂敬以修之于此而不謹不敬則四海困窮而天祿止于此矣天命視民心爲從違民心得則天命可以長享蓋能敬修其可願故也民心去而至于困窮無告則天祿亦于是而終蓋不能敬修故也詳復此數語治天下之要盡在是矣故舜密以授禹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出好者賞善與戒者罰惡口者命令所自出賞善罰惡存焉則言豈可再謂我之所以命禹者其言一定不可變易汝禹安得而辭哉使禹得而辭之是舜于賞善罰惡之言可更變矣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觀下文言龜筮協從卜不習吉則舜之命禹蓋嘗卜筮矣禹又曰枚卜功臣先儒以爲帝與朝臣私謀私卜禹不預謀故更欲卜也枚卜謂歷歷而卜之就功臣之中惟其吉而從之可也何必專命禹此禹有謙遜不敢當之意也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昆後也朕志既先定矣詢于衆人之謀又同矣故鬼神之從見于龜筮亦無不協者洪範七稽疑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

謀及卜筮蓋人謀鬼謀雖欲其合大率以人謀爲先就人謀之及以己心爲之主設若己之志不定而徒信他人之謀惑于鬼神之說其可哉先斷之以心故詢謀者所以參吾心之所見鬼神者又以驗吾心之所見而實非詢謀鬼神爲主也今也舜之命禹舜之所見卽天人之所見也已自無間矣所謂先天而天弗違者也必至理之固然幽明無二宜乎朕志之定而詢謀亦于是而同龜筮亦于是而協也卜不習吉再三瀆瀆則不告豈有再卜而再吉也哉禹拜稽首固辭辭之之堅也帝曰毋毋者禁止之詞惟汝能諧其事不許其辭也前此宅百揆禹嘗遜稷契皐陶未聞辭之如此其峻今也既辭之又辭之以見神器之可重而不可輕又非宅百揆之比也觀禹之遜如此聖賢之有天下何嘗容心哉宜乎舜視棄天下猶敝屣然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正月朔旦與正月上日月正元日同與春秋書春王正月公卽位同神宗者舜之宗文祖堯之祖繼世者必受之于祖故堯授舜必告于文祖禪位者必受之于所禪之君故舜授禹必告于神宗神宗者堯廟也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率百官若帝之初亦如舜攝位之初在璿璣而下是也聖人所爲蓋有不約而同不求合而自契要以循乎天理而已非大禹事事欲求其同舜而爲之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

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

甚矣有苗之頑也自堯時鰥寡有辭于苗蓋嘗遏絕之矣舜卽位之後又嘗竄其君矣又嘗分北其黨矣至于此又且弗率是其怙終之惡罪在不赦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宜不爲過而舜命禹特曰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詳味聖人優游和緩之意未嘗有忿戾之心聖人之量與天地同其大一物之失其和豈不傷天地之仁而天地生物之心嘗自若也有苗之惡特其氣稟之昏濁爾其畏威寡罪之性蓋與人同舜方且哀之憐憫之竄之分之征之皆所以使之畏威寡罪求以生全之而已矣何忍疾其惡遂至于棄絕之哉禹會羣后會羣諸侯之師也嘗用兵嚴戒之日不聞羽檄交馳轉輸之費調度之廣以大臣自將特曰會羣后而已嗚呼何其從容整暇如此意者政刑明于閒暇之時戎器除于不虞之日不待事至而後圖也誓于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行師則有誓命祭祀則有誓戒皆所以謹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說者以謂誓誥不及五帝然而帝者之世雖曰不言而人已信亦曷嘗廢言語哉余嘗讀典謨之書以其簡嚴寬大事事畢備書有六體典謨訓誥誓命是也至于典謨之書六體皆具與他書不同如與益儆戒之詞皆訓也如欽哉惟時亮天功之辭皆誥也如禹會羣后誓師之辭皆誓也如命汝作納言皆命也誰謂誓誥不及五帝者哉濟濟者衆之盛也咸聽朕命者欲其衆志之一也蠢茲有苗謂有苗蠢然至微而無知者也昏迷謂其昏塞而不知有恭敬之道惟其不知恭敬故

侮慢而自以爲賢。敬則自然合于道而順于德。不敬則宜反其道而敗其德也。敬則能用君子退小人。下自然爲民所歸。上自然爲天所與。不敬則君子所以退。小人所以進。民所以棄之而不安之。天所以降之咎而不佑其罪。皆原于不恭敬之故。肆我以爾衆士奉其可罰之辭伐彼之罪。爾庶幾一乃心力。無或有異志。則能成功矣。三旬苗民逆命。以師臨之。一月苗民猶有辭而逆命。則其昏塞也亦甚矣。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

此一段乃聖賢自反之意。孟子曰。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橫逆。君子必自反也。曰。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曰。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聖賢責己嘗多。責人嘗少。然則舜之此舉。無乃有過歟。曰。聖人無過舉也。使舜于此自謂無過舉而徒有責夫三苗。則舜亦幾于自滿矣。聖人雖無不盡處。嘗若有未盡。然益之贊禹者。謂禹亦有此意。益從而贊助也。天雖遠矣。而德可以動之。是無遠而不屆者也。自滿者適以招損。自謙者必受益。此天理也。天道虧盈而益謙。自盡而人無不從。自滿而人多不服。此卽損益也。帝初于歷山。舉舜初年之事。帝之耕于歷山也。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以謂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哉。天地之于物。無不愛。父母之于子。亦無不愛。父母之所以不愛其子者。必其子有未盡也。舜之號泣于旻天者。豈常有怨父母之心。特怨嘉耳。謂吾何爲而得罪于父母也。舜本無罪。負罪以歸己。舜本無慝。引慝以歸己。祇載者。敬其事也。敬其事以見瞽瞍夔夔者

慄懼不已之貌。齋莊而畏慄。以此見舜之心。舜之敬誠無所紀極。瞽瞍雖頑。而舜敬之至。亦足以感發之。故瞽瞍亦從而信順。至誠感神。誠和也。和之至可以感鬼神。而況有苗乎。凡此皆極言感應之道。謂盡其在己者。自無不應于彼。莫遠于天。而德能動之。莫頑于瞽瞍。祇載能格之。莫微于鬼神。而至誠能感之。有苗之頑。亦豈有不可感發之理。舜禹第反求諸己可也。

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舜禹君臣。何其從善之敏也。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又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伯益言中其機。故禹聞之而拜昌言。舜聞之而敷文德。曾無吝惜之意。前日徂征之舉。舜與禹隨即冰釋。所過者化矣。嗚呼。君臣之際。何其同心同德也。如此。自常情觀之。舜命禹以徂征。而益之心似若有阻。君命者。宜告之舜。而反告之禹。禹受舜命。既無成功。聽益言而還。似若專于進退者。宜告之舜。而反不告。舜之意欲征有苗。既有成命。而二臣若此。宜若加罪于二臣可也。而且誕敷文德。以此見君臣之際。兩無疑猜。益之意謂禹猶己也。禹之意謂舜猶己也。此豈後世之所能及哉。誕敷文德。何自而見之。豈未征苗之前。文德獨不敷及苗之逆命。而始敷文德耶。曰。舞干羽于兩階。此即文德也。當其徂征也。于戈用之于行陣。及其班師振旅也。干羽之舞蹈。以見無事于用武矣。無事于用武。即文德也。誠意之所孚。精誠之所感。宜乎七旬之久而有苗自格也。有苗之所以格者。豈能回心向道。遽革其舊習也哉。特畏威寡罪耳。革道之終。小人革面則亦足矣。抑余嘗論感應之理。謂天下之理。一而已矣。惟

其一。故感彼應此。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自夫人反躬之未至。天理不明。人欲昏塞。故物我爲二。天人爲二。內外彼此爲二。障蔽日深。動輒窒礙。何自而能感哉。山下有澤。君子以虛受人。聖賢所謂物我者初無異理。惟能私意消釋。天地皆吾同體。自然有感有應。所謂正己而物正。篤恭而天下平。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此理也。干羽舞而有苗格。高宗夢而傅說來。成王悟而天反風。春秋成而麟至。亦此理也。後之學者當橫逆之來。且先自處以爲吾忠矣。吾仁矣。吾禮矣。不知自反。而專于責人。忿疾一萌。悔吝百出。又安知聖賢之功用哉。雖然。說者謂結繩之政。不足以理暴秦之亂。干羽之舞。不足以解平城之圍。謂當排難解紛之際。干羽之舞。誠無用也。曾不思道固有並行而不悖者。舞之舞干羽。固足以格有苗矣。使舜之威命不行。師旅不整。征討不加。而徒曰吾將以誠意感之。彼其謂我不能帥也。不幾于起侮乎。天下之事。惟權之在我者。然後可以用吾誠。苗之服舜也。意其必曰天威之可畏如此。今也威不吾加。而且退而修德。吾其可不服哉。是舜有其威權。而不自用其威權。故誠意所感。足以使人來格者。有賁育之勇而揖遜。則揖遜足以使人服。三尺童子以揖遜服人。人將謂童子弗能。而且侮之矣。明乎此。則徂征之舉。與誕敷文德者。皆並行而不相悖也。不然。則宋襄公以不鼓不成列而取敗。陳餘以仁義之師而取敗。反執舜干羽之說。是亦腐儒耳。

尙書詳解卷四

虞書

皐陶謨

此篇其初乃因禹之問答。其後皆皐陶之所陳謀之一定。可以爲萬世帝王之法。故名之以皐陶謨。其大要則以知人安民爲主。而知人安民之本。又在允迪厥德。蓋德之不迪。則必不能知人安民。知人而人不盡知。安民而民不盡安者。皆基于迪德之未至。合表裏內外而言之也。自亦行有九德而下至天工人其代之。卽知人之理也。自天敍有典而下至敬哉有土。卽安民之理也。其言相連屬。其意相貫通。學者自流而溯其源。斯得之矣。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作此書者。以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名狀皐陶之所得也。禹與皐陶皆若稽古。見其與堯舜同德。益稷而次皆無預焉。允信也。迪蹈也。信能蹈行其德也。信蹈其德者如之何。曰十目十手之指視。此德也。暗室屋漏。亦此德也。不以隱顯二其心。朝夕行之。此德也。終身行之。亦此德也。不以久近渝其誠。達而富貴。此德也。死生患難。亦此德也。不以險夷易其節。其爲允迪如此其至。則天下之是非得失。成敗利害。皆灼然于吾之胸中。其謀也豈有不明。誠足以感人。如春風和氣之于萬物。不言而使人化。其弼也豈有

不諧。然則皐陶之允迪厥德者。第于謀事之明與夫弼人之諧者觀之。若曰吾能允迪厥德矣。謀事而暗于事機。昧于安危成敗之理。弼人而有忿心厲色。違忤而不相順。齟齬而不相合。則無乃允迪之未至乎。異端之學。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智周乎萬物。而道不足濟天下者。皆此類也。

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敍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禹曰。俞。如何。上必有闕文。皐陶曰。都。皐陶因禹有如何之問。先美之而後言愼厥身修思永。其意略與堯典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同意。蓋皐陶之所得者在于允迪厥德。故言惇敍九族。庶明勵翼。皆本于身修。能修其身者。德之所以允迪也。謹其身之所修。必思爲長久之道。異端之學。亦非不修身也。然致遠則泥。故君子思其所以長久者。欲其參之天地。質之鬼神。百世俟聖人而不謬。不悖不疑不惑者。如此則修身之道盡矣。身修而家齊國治。故能惇九族而厚其恩愛。敍九族而次第其倫理。衆賢明者莫不勉勵而輔己焉。故惇敍九族。庶明勵翼者。明修身之驗也。自邇而可以遠者在此而已。自其身與九族與朝廷言之。則其身爲近。朝廷爲遠。今禹身修于此。而庶明勵翼自應于彼。又自朝廷而推之以達于天下。亦此理也。豈非所守約而施博哉。禹聞皐陶修身之言。遠近兼舉。其簡如此。故拜其善言而俞之也。禹皐同列之際。或都、或俞、或吁、或咈。無非眞情實意之發。不可以常情窺之也。惟其好善之心出于眞情。故言有合于其心則俞之。有疑于其心則吁之。問之善之在人猶在己也。故聞言而拜。不以爲諂。善之在己猶在人也。故自言而先曰都。不以爲矜。後世孔門學者。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如三子言

志無有隱情。正名曰迂。短喪曰安。皆是眞情所在。與虞舜之廷。禹皐陶同列都俞之氣象。亦有相似。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皐陶既言身修思永之道。推而至于邇可遠在茲。則亦包括無餘矣。及禹拜昌言之後。皐陶又就其中舉其至要者言之曰。知人安民是也。舉此二者。以爲人君立治之大端。故先美之而後言曰。在知人。在安民。謂身修思永、惇敍九族、庶明勵翼者。不在乎他。而惟在知人安民。禹平日所學者在于克艱一聞知人安民之說。遂疑于心而見其所以難。故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咸、皆也。若、順也。知人之與安民。皆順是二者而行之。雖堯尙且以爲難。何以言之。蓋知人則爲哲。必于官人者見之。官人者。謂能官使人材。隨材而授之職也。吾自謂知人矣。而官人之際。小大長短。不適其宜。則何以爲知人。此知人之所以難也。安民則爲惠。必于黎民懷見之。黎民懷者。謂不令而自從。不約而自至。推之不能去。逃之不能免者也。吾自謂能安民。而黎民不懷。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則何以爲能安民。此安民之所以難也。使帝堯于哲惠之德無所不能。則黨惡如驩兜。不必憂之可也。頑如三苗。不必遷之可也。巧言令色靜言庸違如共工。不必畏之可也。帝堯猶且憂之遷之畏之。恐其爲知人安民之累。則帝于此二者何嘗不以爲難。然則帝堯之所以難者。果不能乎。曰帝堯固無所不能也。帝堯自以爲能而有易心焉。則不足以爲帝堯矣。惟夫子知此。故曰堯舜其猶病諸。堯舜以謂天下不能皆賢。而猶有不肖者焉。天下不能皆

君子而猶有小人焉知人之心安得不以爲病五十者衣帛而少年不得衣帛七十者食肉五十者未得食肉安民之心安得不以爲病雖然就知人安民而論之知人可以兼安民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天下之事不勞而治民其不安者乎孟子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之爲務故皐陶謨亦以知人爲先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皐陶見禹以知人安民爲難事遂有亦行有九德之說其意以爲知人雖難然亦有可以用其力處謂躬行是也亦行有九德卽允迪厥德也九德自寬而栗至于彊而義其品有九在己者有九德然後足以知人之九德無諸己何以知夫人故知人之要莫先于自知堯有俊德故能明俊德文王克宅厥心故能克知三有宅心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故欲知人者在于自知自知之道莫如亦行有九德也在己者旣行九德必知人之德能知人之有德斯可以論人之有德謂某人有某德也旣能論某人有某德而德不可以虛名觀人不可以虛取故乃言曰載采采載行也采事也必言是人之有某德是德之有某事則知人之道可無徐蘊矣禹曰何者問九德之品也皐陶于是言德之品有九蓋人之全材備道者爲難其氣稟有得一節而以學問成之者亦足以成德自寬而至于强此其氣質之自然也自栗而至于義此其學問以成之者也性之寬易失之縱惟寬而

能莊栗則斯可以爲寬之德性之柔易失之懦惟柔而能立事則斯可以爲柔之德謹愿之人或不能責難惟愿之中有恭則不至于弱有治亂之才或不能致敬惟亂之中有敬則不至于輕忽擾順者或不能果敢正直者或不能溫和簡略者或不能廉隅剛斷者或不能塞實彊壯者或不能合宜擾而毅則有決而不至于徒順直而溫則能和而不至于直情徑行簡而廉則有以表見而不至于忽略慢易剛而塞則能誠實而不至于多慾彊而義則有以適宜而不至于太躁如此者九德之品也有上之九者而無下之九者則不可以謂之德彰厥有常吉哉常者德之所安者也人固有勉强矯拂亦足以欺人者能矯拂于暫不能矯拂于久能勉强于一時不能勉强于歲月惟其安而非有所勉强矯拂者乃德之常也至于常則不變矣朝夕如此窮達如此變故如此而其德曾不少變人主得如斯人者而彰顯之國之福也周公作立政亦曰克用常人蓋常人者初無新奇可喜而不至于邀功生事若桑麻穀粟之可以養生者也故皐陶言九德之後必繼之以彰厥有常吉哉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人才之難全也久矣爲卿大夫而有一家者苟能于九德之中得其三德之人日日宣達之使之得以自達其情無所掩蔽則三德之人必能夙夜之際深明有家之事無一之不詳究也爲諸侯而有一國者苟能于九德之中得其六德之人日日嚴之祗之敬之禮貌之隆畏憚之至使之得以安其心而無

所顧忌則六德之人必能明其事于有邦爲之顯設治具也諸侯有一國皆比大夫所治者爲詳故必得六德之人謂之日嚴日宣見其誠之不已也苟須臾而有怠心則誠有不至而賢者不爲吾用矣至于天子有天下比諸侯之國又爲詳故必得九德之人非謂一人而備此九德也合衆人所長而受之然後敷布而施之謂某人掌禮樂某人掌兵刑之類如此則九德之人咸趨于事有德而謂之俊有才而謂之乂者皆在官矣雖然人才之盛如此或相忌而至于爭者有之雷同而相爲朋黨者有之則人才之盛不足以爲用而反足以爲累惟上之人有以使之和而聯事合治謂之僚者皆有相師之風相師則集其所長去其所短趨事赴功百工皆有惟時之志惟時則勤而不失其時也師師惟時者激昂奮發之意故能收得人之效上足以定天時而五辰得其順下足以治人事而庶績得其凝五辰即五行之在天者寅卯爲木之辰春之盛德巳午爲火之辰夏之盛德申酉金亥子水秋冬盛德土包五行而旺于四季則辰戌丑未之辰也撫五辰則四時無愆陽無伏陰無淒風無苦雨是也地有廣狹事有詳略用人亦有衆寡爲大夫者必得三德諸侯必得六德天子必得九德苟賢才不足于用則一國一家與天下之治必有廢而不舉者矣然則大夫者必限之以三德諸侯必限之以六德乎曰爲大夫之家苟得夫六德之人爲諸侯之國苟得夫九德之人亦奚不可然而人才之難得不可以求其備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五大夫三使諸侯而得七人大夫而得五人安可謂之僭乎觀書者當求其意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有邦卽諸侯也。人君亦何嘗教諸侯之逸欲哉。蓋人君者、天下之諸侯之所取法也。苟一念不謹。怠忽之心或萌于此。則諸侯視效于彼。皆爲逸欲之事矣。故無教逸欲有邦。常謹其在己者兢兢業業、戒謹危懼而不已也。以一日二日之間。而有萬事之繁。安危治亂之機。常存于細微之際。天下之事如此其不窮。則人君之心豈可以少忽哉。雖然。一人之聰明。安足以周知天下之事。必得其人焉以任之。故庶官無曠。則天工必有人以代之矣。天下之事。無一非天之事。蓋非人之所能爲者。皆天理也。事皆天之事。則用人之際。不可以私意用之矣。自無教逸欲而下。則慮天下之事當以己。自無曠庶官而下、則任天下之事不以己。此本末具舉、人己兼言之也。皐陶陳知人之謨。大概先行九德。然後能言人之九德。取人以長。其理當如此。至此又申前說。使人君兢業之念不存而至忘。天下之事。則任官之際。必以私意間之。曠而不舉者多矣。勿以不正之人而居庶官。則無曠也。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彰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典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禮者、吉凶軍賓嘉也。君臣有自然之敬。父子有自然之恩。兄弟有自然之愛。夫婦有自然之別。朋友有自然之信。吉凶軍賓嘉亦莫不有自然之理。此皆天之所敘、天之所秩、而不可以人爲加焉者也。爲之君者果何爲哉。因其天敘之典勑正而惇厚之。因其天秩之禮躬行

而用之。以此率天下使之同其寅、協其恭、和其衷、則典禮行矣。典禮之在人心。本自寅敬衷善恭而不侮。今也同之協之和之。無一之不寅。無一之不恭。亦無一之不衷。豈非典禮之效達于天下哉。五服自衮冕而下。五刑自墨劓而下。德者天命。吾從而彰之以五服。刑者天討。吾從而用之以五刑。以此懲勸天下。使于政事之間。懋勉而不已。則賞刑行矣。蓋人心無所懲勸。則日以自怠。今焉勉于事者有天命之服。不勉于事者有天討之刑。又安敢不勉哉。嘗觀孔子之稱舜以爲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典禮德刑既一本于天理。則舜所爲者皆奉天也。舜曷嘗有爲。謂之無爲可也。典禮謂之我德刑不謂之我者。蓋非天子不議禮。典禮之行。自上率之。故曰勑我自我至于德刑。則皆純乎天而不容已。所以見爵人與士共、刑人與衆棄、而非人君之所私有也。其旨微矣。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皐陶既言天人相因之理如此。又恐奸人得以肆其邪說。動欲引天以神其事。故皐陶指其所可證驗處。同寅協恭和衷。即典禮之驗。政事懋哉懋哉。即德刑之驗。又從而申之曰。天聰明。本因民以爲聰明。民之聞見。即天之聞見。天明畏。本因民之明威。民之好惡。即天之好惡也。人主不必求之天。但攷之本心以卜天意矣。古之聖人。皆以人而占天。如成湯以民之徯后而知天意。武王以孟津諸侯卜天意。成王周公以民獻十夫卜天意。惟以人心觀天意。則不可誣矣。達于上下。謂此理上達于天。下達于民。天與民初無二理也。有土之君豈可不敬。惟知敬則不忽乎民。自乃不忽乎天。不知敬則徒以天之爲畏。而以民爲易虐。若然則天之與民爲有二理也耶。此皐陶安民之謨。必推而至

于天合也。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

皐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恐人之未必信己。故曰我之言順于理。可以致而行之。禹曰。俞。然其言。以謂汝之言可以致其功。不但可行而已也。古人相與。不事形迹。言其所當言。皐陶不以爲誇。禹亦不以爲忌。皐陶既見禹之然其言。則又謙以自處。曰予未有知。吾不以所知而自足也。更以思日進于贊襄而已。贊進也。襄止也。進進不已之意。此實皐陶之本心。向之所言者。特欲禹信之而已。故言未信于同列。則皐陶不敢有所隱。言已信于同列。則皐陶不敢有所恃。故觀禹皐之相與。豈若後世之矜功伐德者哉。

尚書詳解卷五

虞書

益稷

古書以益稷合于皐陶謨。觀此篇之文。大概與皐陶相連續。如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此文意相接。其後乃出爲益稷篇。因禹有暨稷之事。故以名篇。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

帝呼禹而來。謂汝亦當陳盛德之言。皐陶已陳知人安民之謨于先矣。舜于此求善無厭。故樂聞其言而不已。孟子曰。大舜有大焉。樂取人以爲善。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舜方求其言。而禹且自以爲無事于言。蓋禹之意在于躬行而不徒言也。予尚奚言之有。予之所思者。日以孜孜爲念。謂其不怠也。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古人以躬行爲言。而未嘗以言爲言。舜之求言之意。非不善也。第恐求言則有餘。躬行則不足。適以爲無益而已。故禹以孜孜爲事。因以感吾帝舜。皐陶見禹孜孜之言。遂疑而問之。蓋皐陶亦欲禹陳謨。不以己之知人安民而遂自足也。禹乃不以言自任。皐陶豈能無所疑于心哉。君臣有常分。舜以汝命禹。禹以予自稱之。若敵也。然于此亦可見誠意之交孚。不可以常分論也。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禹因皐陶如何之問遂歷陳當時所以治水之功洪水滔天浩浩然言水之大也懷山襄陵民有昏墊之害昏昏墊溺困于水也如此予于此時乘四載即先所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橇山乘樏是也隨九州之山刊除其蔽障之木以通水道害去則利可興暨益奏進庶鮮食于民益是時爲山澤之官所進鮮食即鳥獸之新殺者予決九州之川而至四海則大水有所歸濬通畎澮之水而至于川則小水有所入自水之未通達也九川橫流畎澮無受川既決而之海則畎澮可濬而之川矣水退而平土可耕乃暨稷播種而進庶艱食于民謂民阻飢之際則五穀之食爲艱食又以鮮食魚鱉之新殺者兼之苟可以利民者無不爲也可見此章大禹治水之規模次序莫不先定于胸中惟其規模先定是以簡要而不繁初不見九州之爲大洪水之爲難也使禹于此見其大見其難則將退縮而不敢爲紛亂于中而不能爲矣先刊木而後決川決川而後濬畎澮自有次第如此此所以爲行其所無事也懋遷有無化居洪水方退民之日用飲食者未均其利必使有者遷之于無化其所居積則民可以均其利若魚鹽則徙之于山林材木則徙之于川澤是也然民情未能遽然從上必勉之謂敦勸使之遷有無化居也如此則交相生養而民力自裕故烝民乃粒倉廩既實而民知禮節故萬邦作乂此禹之功見于孜孜力行者如此而已然大禹有功號爲不矜不伐者也夫何皐陶之問而乃自言其功略無謙遜之意

何也曰禹非矜功也自言其成功之艱難所以使君臣之際常以憂勤爲念則艱難之功可保也皐陶曰兪師汝昌言禹以爲予何言矣而皐陶復曰師汝昌言蓋他人以言爲言而禹以躬行爲言故其言爲可法皐陶以矢謨名于世宜若無豪于禹之言也而猶問之于先師之于後皐陶曷嘗矜己忌人如後世之士名欲己歸遂至于抑人而揚己哉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兪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不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兪

禹戒舜以愼乃在位先美之而後言憂勤之中必有至樂存愼乃在位人君之位常致其愼情欲之易肆治安之不可保一不愼則失人君之道矣帝曰兪禹于是又有安汝止幾康弼直之戒所以推廣愼乃在位之意也止者心之所安也心之所止者苟不得其安則出其位而不能止其所者多矣然安汝止之道又在于幾康弼直惟幾以慮天下之微則渺忽之際尤當加察惟康以圖天下之安則治平之日常若禍亂之迫其後此養之于內也輔弼之臣盡正直之意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此養之于外也內外交相養而所止者安人君處無過之地自然下合民心而惟動不應徯志上合天心而申命用休民必從上君所已爲而民應之此惟動不應也君所欲爲而民待之此徯志也昭受上帝者顯其足以受上天之實也申命用休天應之以無窮之休也舜豈有求于民有覬于天哉天人之理一而已矣盡之于己則無有不應之于彼既曰帝又曰天以形體言則謂之天以主宰言則謂之帝其實一也帝曰吁

舜若疑而未敢以爲然者蓋其任甚重若禹之言非我一人所能當必有藉臣鄰之助而後可臣者大臣也鄰者近也人臣之情蓋與人君相親近而無間者也故曰臣哉鄰哉又言鄰哉臣哉所以相親而無間者豈非在于臣乎此舜責望大臣相須一體之意故禹于是而然其言禹之言專責其君舜之言則責望其臣然則君臣之間皆當盡其力可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此章深見帝舜得爲君之道君臣之際相須如一體臣作朕股肱耳目則君爲元首可知元首無爲股肱耳目則有爲也後世之君至于有齋居決事者兼行將相者以人主而下行有司之事一人之聰明安足以周知天下事哉此皆不知爲君之體下文翼爲明聽者皆股肱耳目之職也予欲左右有民扶持而助之使歸于善賴汝以輔翼予欲宣力四方爲民興利除害廣其惠澤賴汝以有爲觀者示也古人之象謂古人作服所以取象之意如日月而下皆取象也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自黃帝時已有衣裳之制矣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章繪之于衣會畫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章絺繡之于裳絺葛之精者也此十二章各有取象日月星辰各取其明山取其靜龍取其變華蟲取其文以此象人君之見于已者故繪之于衣而在上宗彝取其孝藻取其潔火取

其能照。粉米卽白米。取其能養人。黼斧形。取其能斷。黻兩巳相背。取其辨。所以象君德見于用者。故繡之于裳而在下。十二章之服。所以有取于此數者。蓋人主一身備天地萬物之理。吾身皆有所取則焉。誠使人君之明、與其靜、其變、其文、其孝、其潔、能養人、能斷、能辨。皆無愧于此數者。則君道備矣。使于此數者有一之或闕焉。則人君當內觀諸己。外省諸物可也。此古人取象之意也。予欲觀古人制作之象于天下。以五彩彰明施之五色以作服。必賴汝臣以明之。以質言之則曰采。以所施者言之則曰色。汝明者、明其制度之有尊卑。則若王之服自日月而下。諸侯之服自龍袞而下。十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是也。明其君德之有得失。則合于此象而無愧者。人臣則當將順其美。不合于此象而有闕者。人臣則當正救其過。此汝明之意也。成周時登三辰于旂。而以九章作服。其禮制雖有增損。而其意則一。左氏傳臧孫諫納郜鼎。有及于三辰。火龍黼黻。以謂人君者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誠知聖人作服之本旨矣。六律卽黃鐘以下。五聲卽宮商而下。八音卽金石而下。以律和五聲而播之于八音。以爲樂。所以察治忽。忽不治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以出納五言。五言者又作樂之本也。樂雖可以察治忽。而其所以作樂者在于五言。五言卽詩之合于五聲者。經曰詩言志。歌永言是也。納五言者。以民之歌謠諷詠。納之于上。出五言者。以君之賡歌而達之于下。以此五言而見于六律五聲八音之間。治忽不可逃矣。如季札觀樂。以列國之詩而知其興衰。汝聽者。賴汝臣以聽之。則審其治忽之機者。爾臣之責也。凡此翼爲明

聽。卽股肱耳目之所司。欲者在君。而所以翼爲明聽者則在臣。此又當知乾始萬物。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之意。翼爲明聽者雖在臣。使是四者而不出于君所欲。則臣雖翼爲明聽不可得也。舜之言前後亦有次第。先左右有民。宣力四方。然後言禮樂。蓋王者制作。皆在功成治定之餘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舜于上文四者以所欲常在是。則是無所違失也。所欲一不在是。斯爲違失。予之所違。汝當弼正之。不可面從其君而背議其君。主勢萬鈞。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敢觸神侮雷霆多矣。舜于此啓人以犯顏敢諫之路。必使有過得以正言而無隱情也。欽四鄰。左右前後鄰近之臣。當知所敬。謂弼違糾過。無敢或忽可也。夫舜之所欲者。既有臣以翼爲明聽之。其有過者。又有臣以弼之。誰謂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親事法宮者哉。庶頑讒說自此而下。舜所以成就人才之意。天下不能皆善而有惡焉。不能皆君子而有小人焉。聖人于此。遂以爲惡爲小人而棄之。逐之。殺戮之。則人之自棄者多矣。聖人如天地也。天地無棄物。故雨露之恩。霜雪之慘。皆所以生物。聖人無棄人。故爵賞之所施。刑威之所加。皆所以愛人。庶頑讒說者。謂君之違不能規正。而徒爲是心不則德義。與乎巧言以生讒謗者。雖唐虞之世不可謂無此等人。在舜所以處之如何耳。若不在時。謂不在于是而爲非者。則侯以明之。謂射侯之禮以明其善惡。古人之射所以觀德。志正體直。其容貌比于禮。其節奏比于樂。故可以觀人之賢否。撻以

記之謂笞撻其不從者使之自記其過所以困辱之也書用識哉謂書之簡牘以識其爲非如左氏所謂苟焚丹書我殺督戎是也明之記之識哉所以多方如此者蓋激昂之折辱之使之困心衡慮知所以悔過而改欲與之並于生生之域也生者謂善心自萌芽而擴充之無有窒礙者生之理也苟或善端窒礙人欲橫流爲小人爲愚爲不肖形存而生理已亡矣孟子曰生于憂患而死于逸樂此並之意工以納言舜慮其侯明撻記書識之不足以使之改過也又以樂而感發之工樂官也納言採下謳歌之言颺道也蓋詩言志皆其誠心之所發而爲言播之于樂則爲正聲正聲感人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既感發之如此其至于是觀其格而從化者隨其才之大小而承之以爲師賓用之以爲百僚否不格者威之以刑蓋至于此頑而不可復化矣聖人樂與人爲善所以扶持成就天下之才者何其委曲如是哉此章與洪範五皇極同意作樂之事舜典既命之夔矣而此又責之禹庶頑讒說舜典既命之龍矣而此又責之禹于此亦可見道揆法守截然不可亂禹大臣也明道揆者也故無所不統夔龍有司之事法守者也故各主其一周官冢宰行六卿之事亦此意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奏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詳味此一章足見君子和而不同舜禹之君臣更相勸勉更相可否未始雷同所謂和如和羹同如濟

水設使人主有言臣下無所可否諂諛成俗則亦何賴于羣臣之助哉舜言庶頑讒說侯明撻記極而至于否則威之可謂盡矣禹之意猶不以爲然舜之所言者大率知所以責人而責己則未也禹之所言則欲舜反求諸己而已兪哉兪其言而有所未必然之辭也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言舜之德光被于天下而至于海隅蒼蒼而生之草木則其所極者亦遠矣舜有此德則賢者各從其類雲龍風虎理之自然故萬邦黎獻皆共爲帝者之臣非有以召之而自來也惟帝于是舉而用之敷納其言明攷衆人之有功者某人言能治財則明其治財之有功者既有其功則當以車服旌表其可用之實帝光天之下是其躬行之化有以率之于其先敷納明庶是其責實之政又有以儆之于後若然則誰敢不遜于善又誰敢不以敬而應上之命哉至于是則庶頑讒說有不必威之而自服從者矣舜典言敷奏明試此言敷納明庶舜典所言者諸侯之功已著者也諸侯在位既久其功已著故舜特使之奏其言而試其功以驗其已然之效者也故曰奏曰試益稷所言者黎獻之功未著者也黎獻之始進其功未顯故舜受其所言而于衆人之中分別其功而責其將然之效也故曰納曰庶要之聖人責實之政則一而已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帝若不如是則布同天下皆日進于無功之地既無以率之于其先又無以警之于後賢愚無別是非不分其日奏罔功理之宜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丹朱堯子也其始特傲很好爲慢遊而已及其傲慢之極也遂至于傲虐是作傲而虐則殺人不忌矣罔晝夜頲頲言爲惡不已無有晝夜頲頲言其不休息也罔水而行舟言逆天理也朋淫于家言男女無別也其所

爲如此。所以絕其世而不得有天下。然則舜可以不反求諸己也哉。慢傲之事。舜豈有是而禹言之。蓋聖狂之分。生于一念。禹欲其君常在憂勤警戒之地。則不得不以是爲言也。雖然。惟聖君然後受盡言。離婁之明。人謂之瞽不諱。傲慢之事。舜之所無。舜亦不以爲諱。若人主實有此過。而人臣直指其過。其君未必不諱矣。人臣事有過之主。則當婉其辭而不爲是直指以爲訐也。

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創、懲也。丹朱之用殄厥世者。實基于傲慢。禹懲創朱之所爲。當其娶塗山氏之女。辛壬癸甲方四日而往治水。孟子稱其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啓禹之子也。呱呱而泣。禹曾不暇顧其子。其心公爾忘私。惟在于荒治。謀度土功之事。弼成五服。即侯甸綏要荒也。堯時已有五服。洪水之後。五服之制淫壞矣。禹從而輔成之。五服每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五千里。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每服之內爲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此其疆理天下之大概也。疆界已定。必當經理之。以故每州置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州牧。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謂九州之外。迫于四海。每方建五人以爲之長。自甸至綏服方三千里。在九州之內。故每州置十二諸侯以爲之師。要荒之服二千里。在九州之外。每方建五人爲長。內外之辨。詳略之所由以異也。內之師外之長。而各蹈行而有功。惟有苗之頑。不得以就其官。謂分北有苗。以其有罪。故不得就諸侯國君之官也。帝其念哉。帝當念丹朱之所以用殄厥世者。

特其慢心之積。禹之所以能使諸侯各迪有功。亦敬心之所形。舜安可不以此爲念。然天下諸侯各迪有功而弗卽工者。惟一有苗若不足慮也。不必加意也。在聖人之心。以爲一物之不得其所者。則常有不能忘之之意。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舜聞禹之言。知其所以各迪有功者。皆大禹荒度土功之效。故美禹之功曰。天下之所以蹈行朕之德、無有違戾者。皆汝平水土之功有次序。水土未平。疆理之政未施。則天下何從而迪舜之德。然成其功者禹也。所以保其功者皐陶也。故皐陶方且敬禹功之敘而不敢少忽。于是施象刑而明之。象刑卽象以典刑也。明以示人。使人知所畏警。則向者已成之功。可保而無虧矣。皐陶非有意于用刑也。特隄防之具。不得不如是。爾舜稱禹之功而併及皐陶。以禹之不可無皐陶。猶皐陶之不可無禹也。非特舜不自居其功。歸美禹功如此。又以見皐陶同功一體。非他人臣所能及。故孟子曰。堯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此篇大概文意脈絡相貫。然夔言作樂。乃別是一段。作史者取而繼前段。以見治功至此而成。非必連上文也。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此堂上之樂也。堂上之樂。以歌詠爲主。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

間此堂下之樂也堂下之樂以管聲爲主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孔安國以戛擊爲柷敔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或者以孔之說無所證據又疑堂上堂下之樂節奏作止相合而成堂下既有柷敔則戛擊不得爲柷敔搏拊亦不可以韋爲之其說曰鳴球非可以爲戛且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于戛且擊琴瑟非可以爲搏且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于搏且拊所謂手舞足蹈是也樂之作升歌堂上者則取其聲之清輕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鳴球卽玉磬也樂音之和感格幽明故祖考來格此樂作于宗廟之中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人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祖考來至明矣虞賓丹朱也與微子在周作賓王家同故謂之虞賓丹朱傲慢今也亦在臣之位而與羣諸侯以德相讓遜謂年爵之同推先有德也朱之不肖堯不能化而此言有德者暫能如此也樂之感人至此如周詩濟濟多士秉文之德下管鼗鼓此言下所以別上文之爲堂上樂也吹竹管擊鼗鼓柷以合樂敔以止樂樂之初也以柷合之而後衆聲皆作樂之將末以敔止之而後衆聲皆止笙以匏爲之列管于中鏞大鐘也間迭也吹笙擊鏞以次迭作鳥獸至微之物亦皆蹌蹌然而率舞矣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韶舜樂名簫者細器之備作樂之時小大之器皆備九成九奏也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象舜之治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故以九爲節也樂至九奏備矣至靈之鳥如鳳凰者亦來儀謂有容儀之可觀也鳥獸易來鳳凰難致言九成而鳳飛來則鳥獸蹌蹌不待九成矣樂之作也依上下而迭奏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感祖考尊神故配堂上之樂鳥獸微物故配

堂下之樂總上下之樂言九成而致鳳凰尊靈異瑞故別言耳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偏能舞獸也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八音之中石爲難和石聲也聲音之淸者聲必擊以鳴之故曰擊曰拊拊亦擊也擊有大小擊大擊之也拊小擊之也音聲濁者粗淸者精精則難和舉其精者和則其餘可知詩曰依我磬聲是言磬聲淸諸音來依之百獸率舞卽蹌蹌也百獸舞則鳳凰可知庶尹諧則神人可知尹正也衆正官之長也此篇言舜之治始于任賢功成作樂所以見其致太平也延陵季札觀周樂見舞簫韶者曰德至矣盡矣大抵天下至和之理一而已矣惟舜有此德先盡吾心之至和故能播之樂之至和所以能感神人萬物之至和故樂者特其器數耳所以道達吾心之和者也使舜之德有所未至無以感人心則雖聲樂之器數徒爲文具安足以感神人和萬物哉子在齊聞韶則齊固常有此樂矣季札請觀樂則魯亦常有此樂矣然田氏簒齊三家專魯卒之無益于齊魯者是知有舜之德有舜之治則可無舜之德舜之治豈可恃乎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庸用也舜用夔言樂功成治定之意而寓之歌所以保其治功也勑天之命惟時惟幾舜之保治在于勑天而勑之要又在于時幾人皆知求天于天聖人求天于己謂人之盡卽天也非人事之外有所謂

天舜當此治定功成之日。孰非天命。苟于此有怠忽之心。則天命不可保矣。故天不可恃。所可恃者在己。有以勑之。勑之爲言整也正也。嘗存警戒之意。卽勑天矣。惟時者不可失。時以廢事。惟幾者不可忽于細微。既不失其時。又事幾之來至微。所在能謹之。則天命可保永久。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吾欲勑天以謹時幾。必賴羣臣之助。股肱喜樂于盡忠。則元首之治功斯起。而百官之事莫不熙廣矣。舜之歌。專欲責望其臣也。皐陶拜手稽首颺言于廣衆之中曰。率作興事。人君先率臣下以作興事業。當謹乃憲法而致其敬。凡事莫不有法度。苟失其法度。則事必有闕廢。省乃成欽哉。事之始作也。當敬其法度。其既成也。又當頻頻省察之。惟恐其有少虧缺。則他日之患。必基于思慮之所不及。又當致其敬。是此心始終乎敬也。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其意謂欲謹其憲于事之始。省其成于事之終。必在人君之明。元首苟明于上。一心無蔽。賢愚不能惑。是非不能亂。則股肱有功而見知。誰或不竭其良哉。股肱旣良。則庶事自得其安。而無有紊亂者矣。皐陶之歌。專責望于君。所以足舜之意。君臣之間。各相警戒。各盡其責。則治功可保矣。又從而申戒之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繁碎也。惰、怠也。墮、壞也。此卽明良與康之反也。歌之不足而又歌之。以見其不能自已之意也。帝拜曰。俞。往欽哉。帝然其言。以謂在廷之臣。皆當致其敬。觀典謨五篇之書。其君之出治保治。其臣之獻可替否。辭雖異而旨則同。一言以蔽之曰敬而已矣。